

黛玉葬花



黛玉葬花

原著 曹雪芹
改编 吴其柔
绘画 徐晓平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编绘。全书共分十六册，这是第四分册。

宁、荣两府为贾妃省亲，建造了一座精致、豪华的庭园——大观园。贾妃省亲后，命宝钗等姐妹搬进园内居住，贾宝玉也随进去读书。

宝玉和黛玉情趣相投，比别的姐妹尤为亲密。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心中都添了心事，只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不便明白表示。后来又因薛宝钗的到来，更增加了黛玉的忧烦，担心自己无父无母，无人作主，将来心愿难遂。《葬花词》就是黛玉感叹自己身世飘零之作。

《红楼梦》连环画目录

- (1) 乱判葫芦案 (5) 宝玉受笞 (9) 红楼二尤 (13) 黛玉焚稿
(2) 宝黛初会 (6) 二进荣国府 (10) 抄检大观园 (14) 查抄贾府
(3) 熙凤弄权 (7) 鸳鸯抗婚 (11) 潇湘惊梦 (15) 巧姐避祸
(4) 黛玉葬花 (8) 宝玉瞒赃 (12) 金桂之死 (16) 宝玉出走

黛玉葬花 《红楼梦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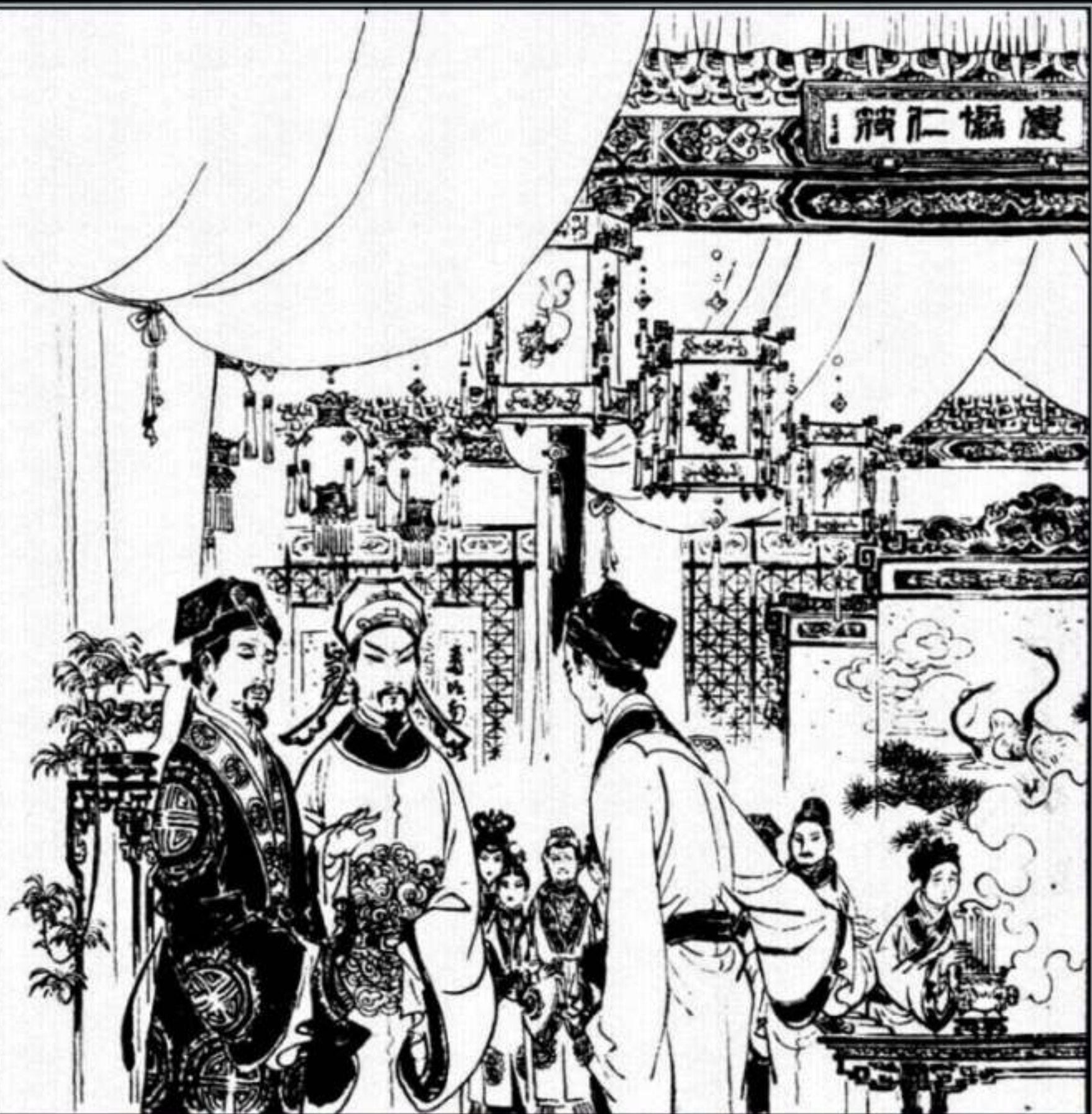
原 著	曹 雪 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改 编	吴 其 柔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绘 画	徐 晓 平	上海市印刷一厂印刷
封面画	戴 敦 邦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 3
装帧设计	任伯宏 杨秋宝	1981年9月 第1版 1981年9月 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根相 任伯宏	印数0,000,001—2,500,000

统一书号: 8081·12664 定价: 0.32 元

一日，正是贾政的生辰，荣国府摆设筵席，演出戏文，宁、荣两处人丁齐集庆贺，热闹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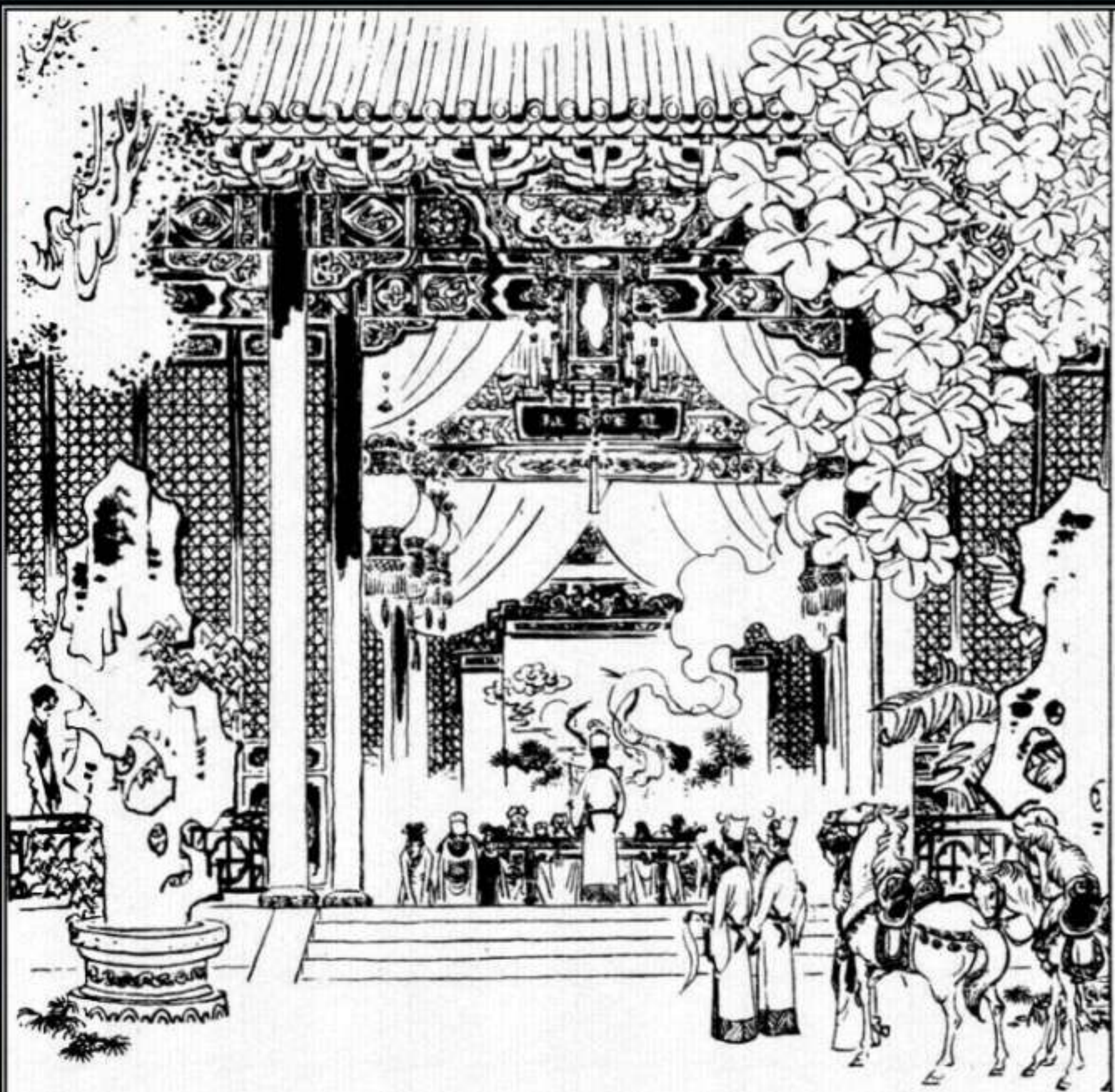


慶福仁賢



正在欢饮之际，忽有门吏来报：『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特来降旨。』吓的贾赦、贾政一千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吩咐家人摆香案，启中门。

一会，都太监夏秉忠直至正厅下马，
满面笑容，口内说：『奉特旨：立刻宣贾政入
朝，在临敬殿陛见。』





夏太监茶也不吃，乘马去了。贾政等猜不出是什么来头，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贾母等合家人心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探信。

约莫两个时辰，赖大等三四个管家喘吁吁跑来报喜：『咱们家大姑奶奶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老爷吩咐，请老太太率领太太等进宫谢恩呢。』





全家顿时喜容满面。贾赦、贾珍候贾母率领邢、王两夫人及尤氏先行入朝后，忙换了朝服，随后而来。

等贾母谢恩回来，宁、荣两处上下人等，莫不欢天喜地。诸亲友族人前来庆贺的，一连几日，络绎不绝。





过了几日，贾政听到皇上降谕各椒房贵戚，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准贵妃回家省亲，共享天伦之乐。便与贾赦商议，决定修盖省亲别院，接贵妃省亲。命贾珍、贾琏经办此事。

賈珍、賈璉立刻会同几个老管事和清客相公，审察两府地方，缮画省亲殿宇。自此以后，各行匠役到齐，所需金银铜锡土木砖瓦之物，搬运移送不歇。





一直忙到十月，园内各处工程俱已告竣，贾政才敢题本。本上之日，奉旨：『于明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贵妃省亲。』贾府奉了此旨，一发日夜不闲，连年也不能好生过了。

转眼元宵在即，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监来看方向：何处更衣，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又指示贾宅人员何处出入，何处进膳，何处启事等种种礼仪。





至十五日五鼓，贾母等有爵者，各按品大妆肃立等候。正等得不耐烦，一个太监骑着马来了，贾政接着，问他消息。太监道：『早着呢，只怕还未起身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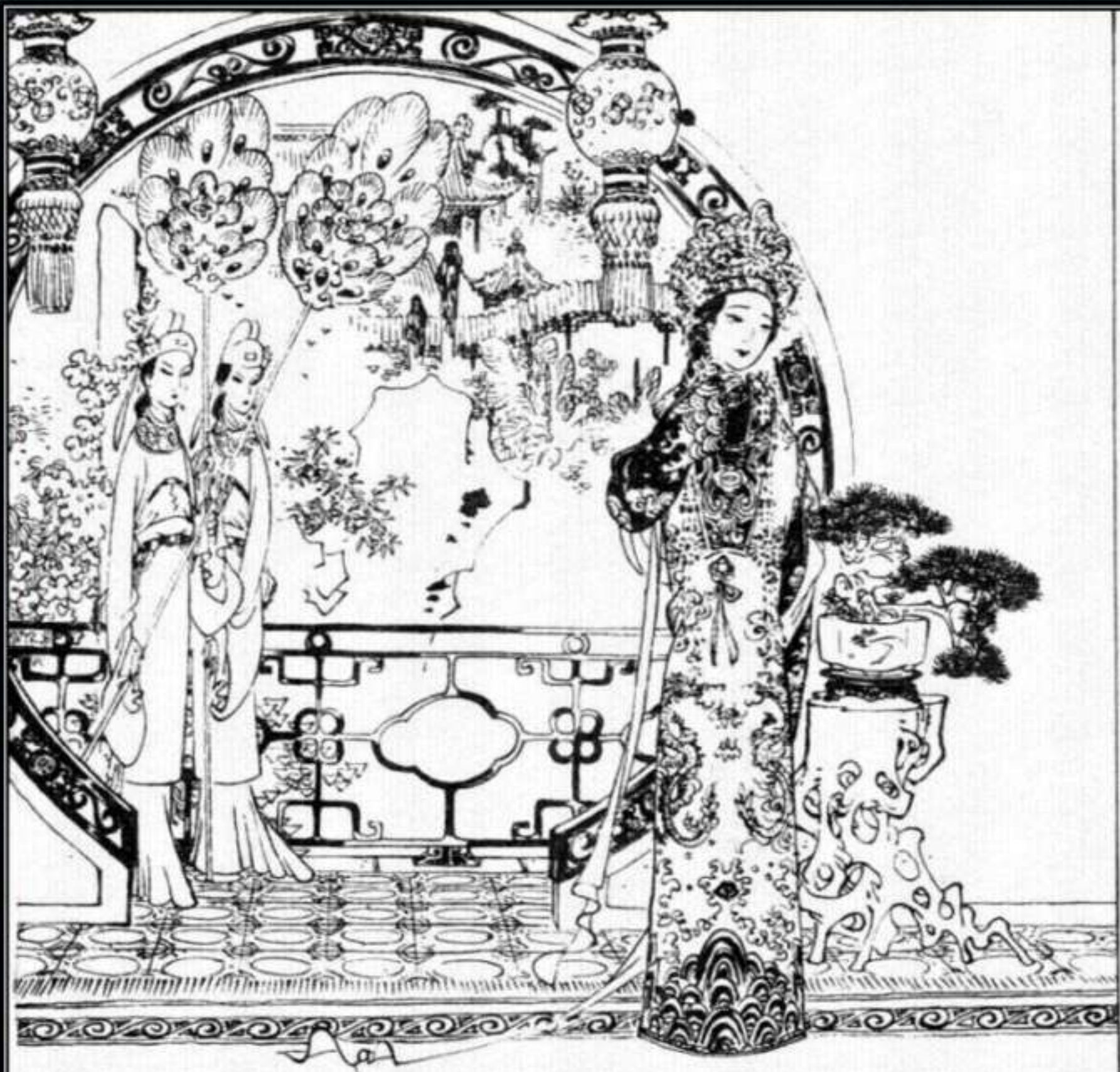
又过了好大一会，有十来个太监喘吁吁跑来拍手儿，通知快来了。接着又来了十来对太监，静悄悄地面西而立。远处渐渐传来鼓乐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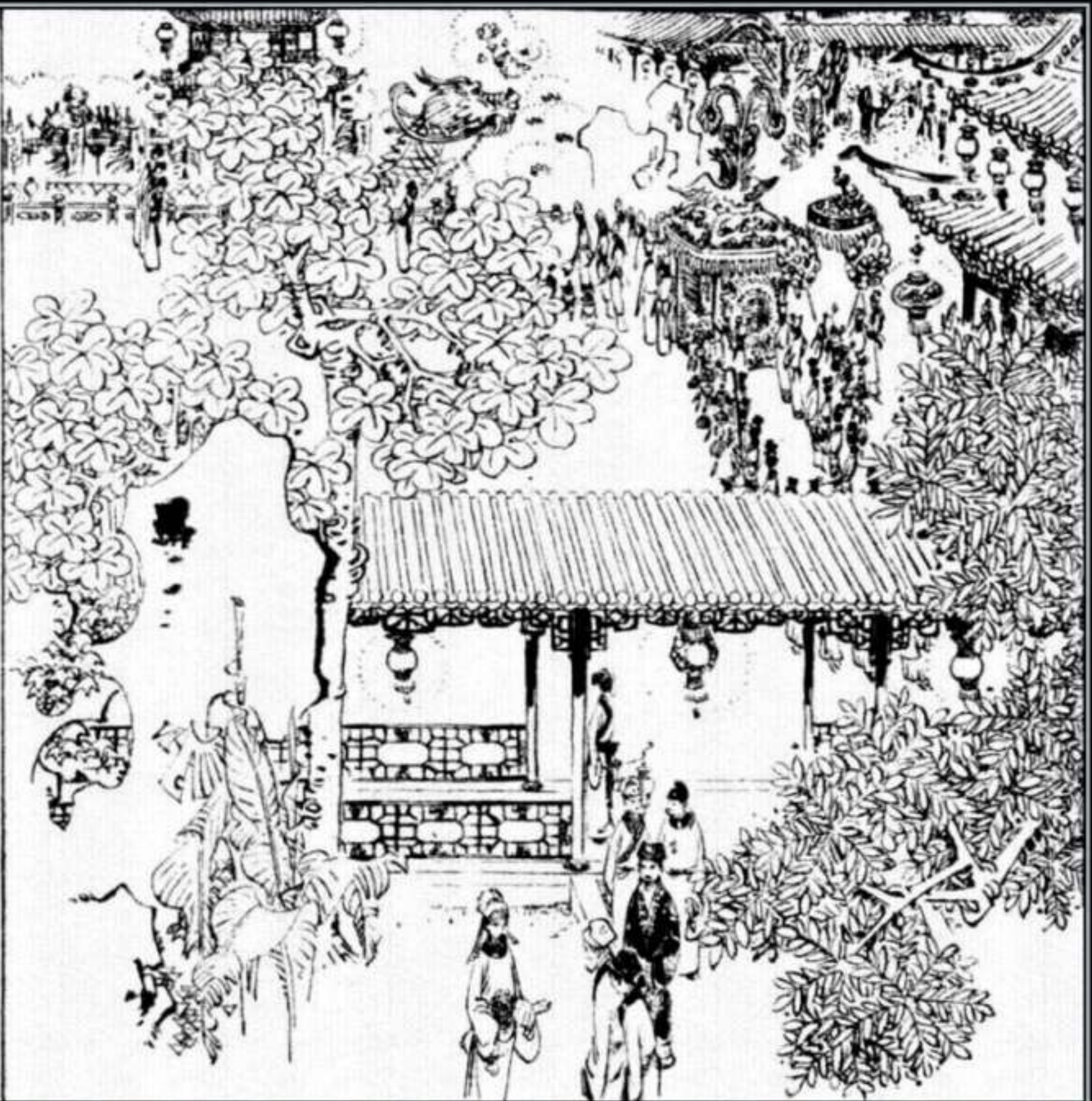




后面又是一队太监，捧着凤翼（音霎，仪仗用的大掌扇）龙旌、雉羽宫扇等仪仗经过，其后又有执事太监，再后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绣凤銮舆，缓缓行来。贾母等连忙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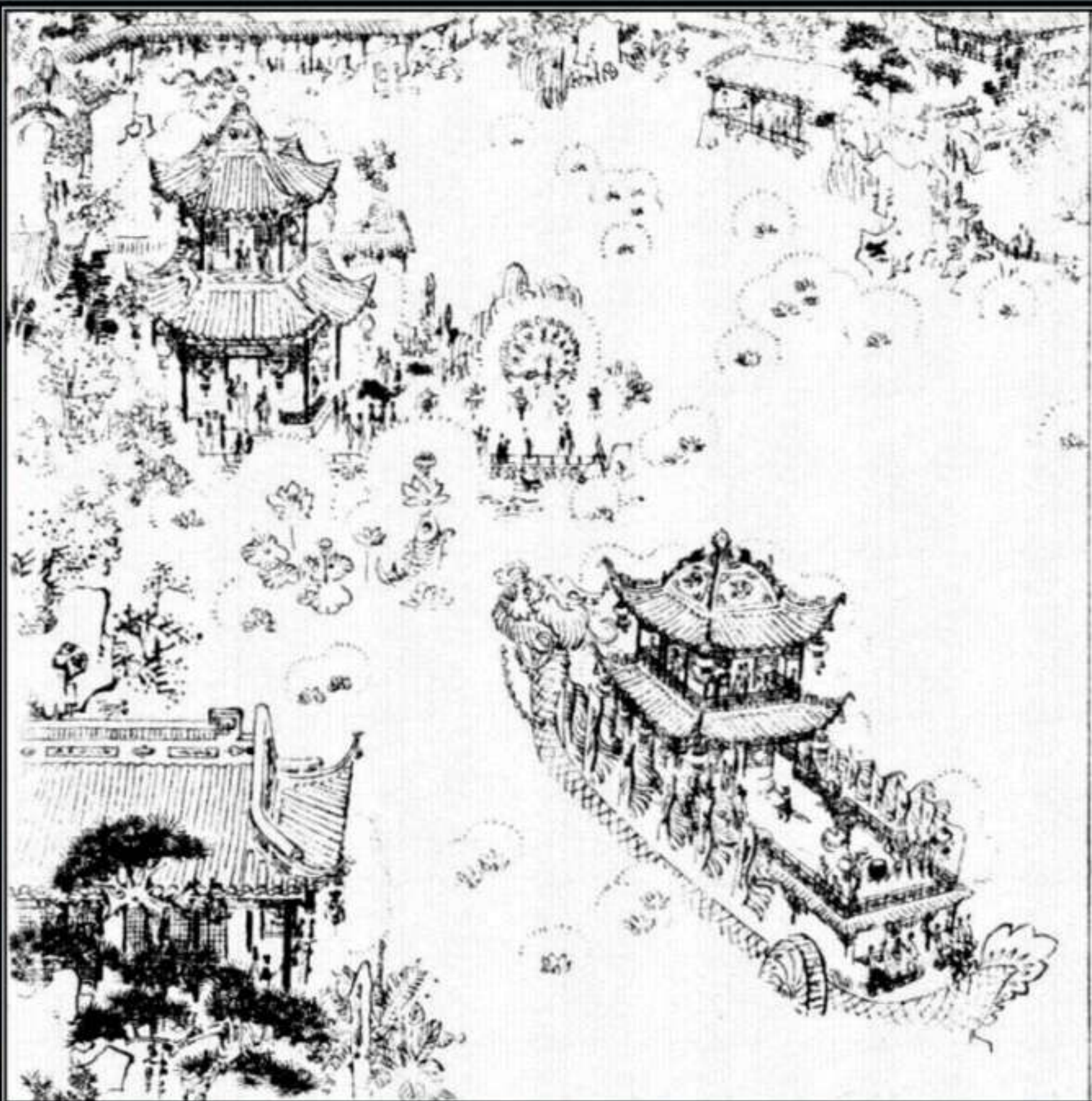
銮輿抬入大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太監
跪請下輿更衣。太監散去后，由宮女引着元
春下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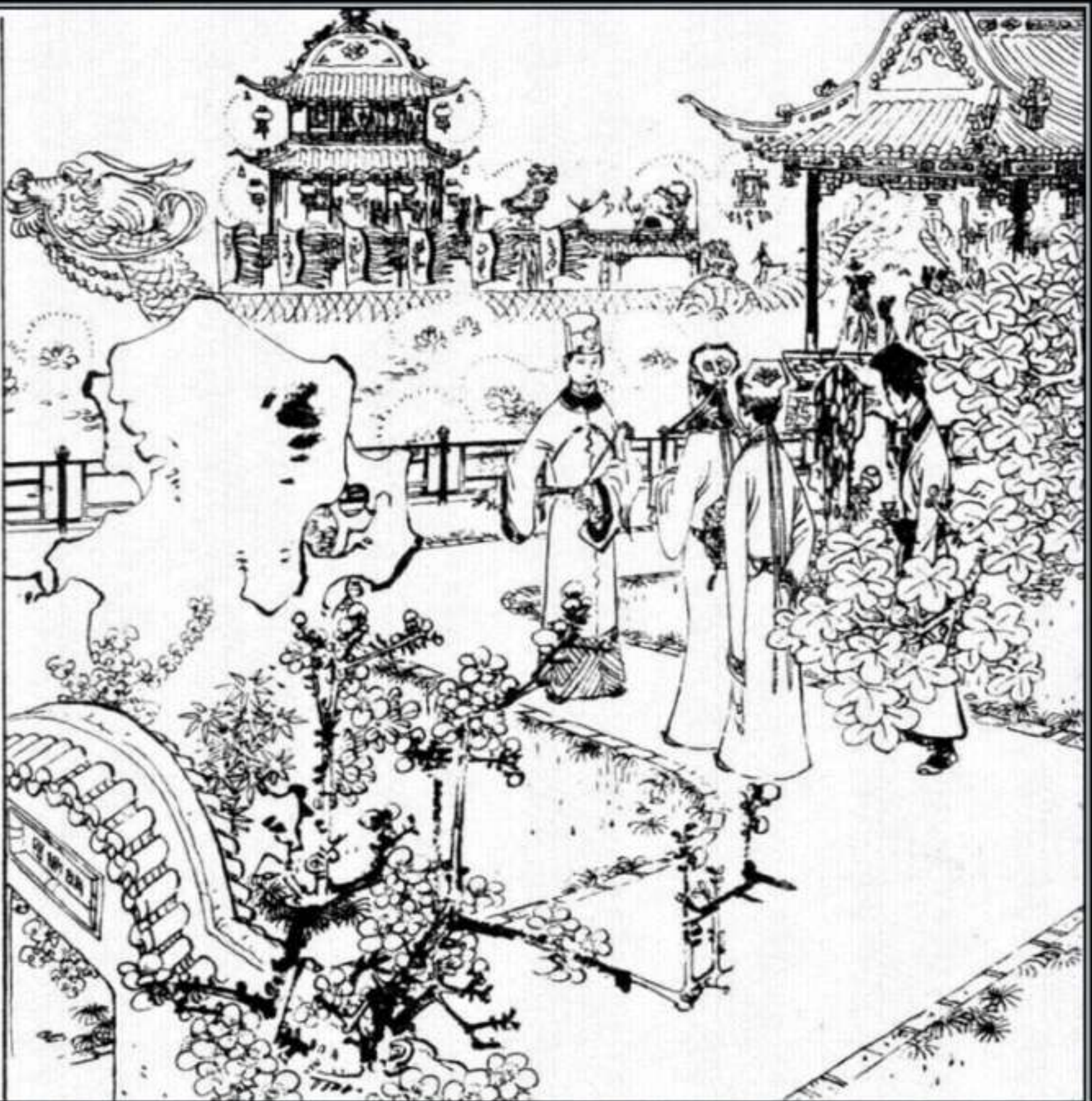




贾妃更衣后，上舆进园，一时园中香烟
缭绕，花影缤纷，灯光相映，细乐声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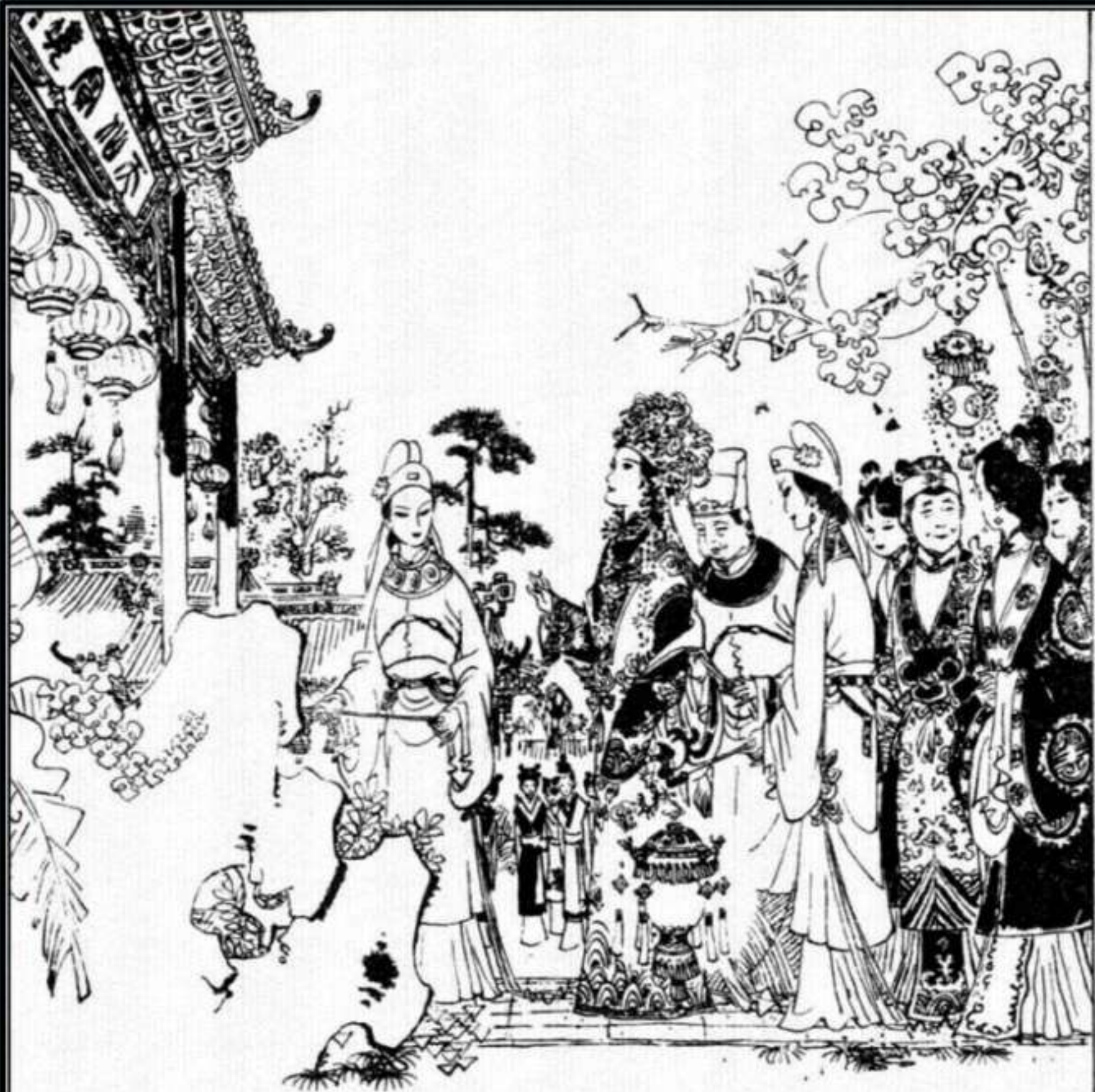
这时太监跪请登舟。贾妃下舆登舟，只见清流一带，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光雪浪；更兼池中荷荇凫鹭诸灯，上下争辉，水天焕彩，不由点头叹道：『太奢华过费了。』





船进石港，港上一面匾灯，现出『蓼汀花
淑』四字。贾妃笑道：『「花淑」二字便好，何
必「蓼汀」？』侍坐太监忙飞传与贾政，贾政即
刻换了。

贾妃去舟上舆，便见琳宫淖约，桂殿巍峨，石牌坊上写着『天仙宝境』四个大字，贾妃命太监传谕，改换为『省亲别墅』四字。





九月初，秋过东

贾妃进入正殿，两阶乐起，礼仪太监请升座受礼。贾母、贾赦、贾政及女眷等于月台下排班。贾妃传谕『免』。于是退去。

贾妃降座更衣，坐车驾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跪下阻止。贾妃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都有满腹话要说，但说不出来，只是呜咽对泣。





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说着，不禁又哽咽起来。

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讓賈妃歸坐。賈妃嘆道：『許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王夫人啟道：『現有外亲薛王氏及宝钗、黛玉在外候旨。』賈妃即命請進來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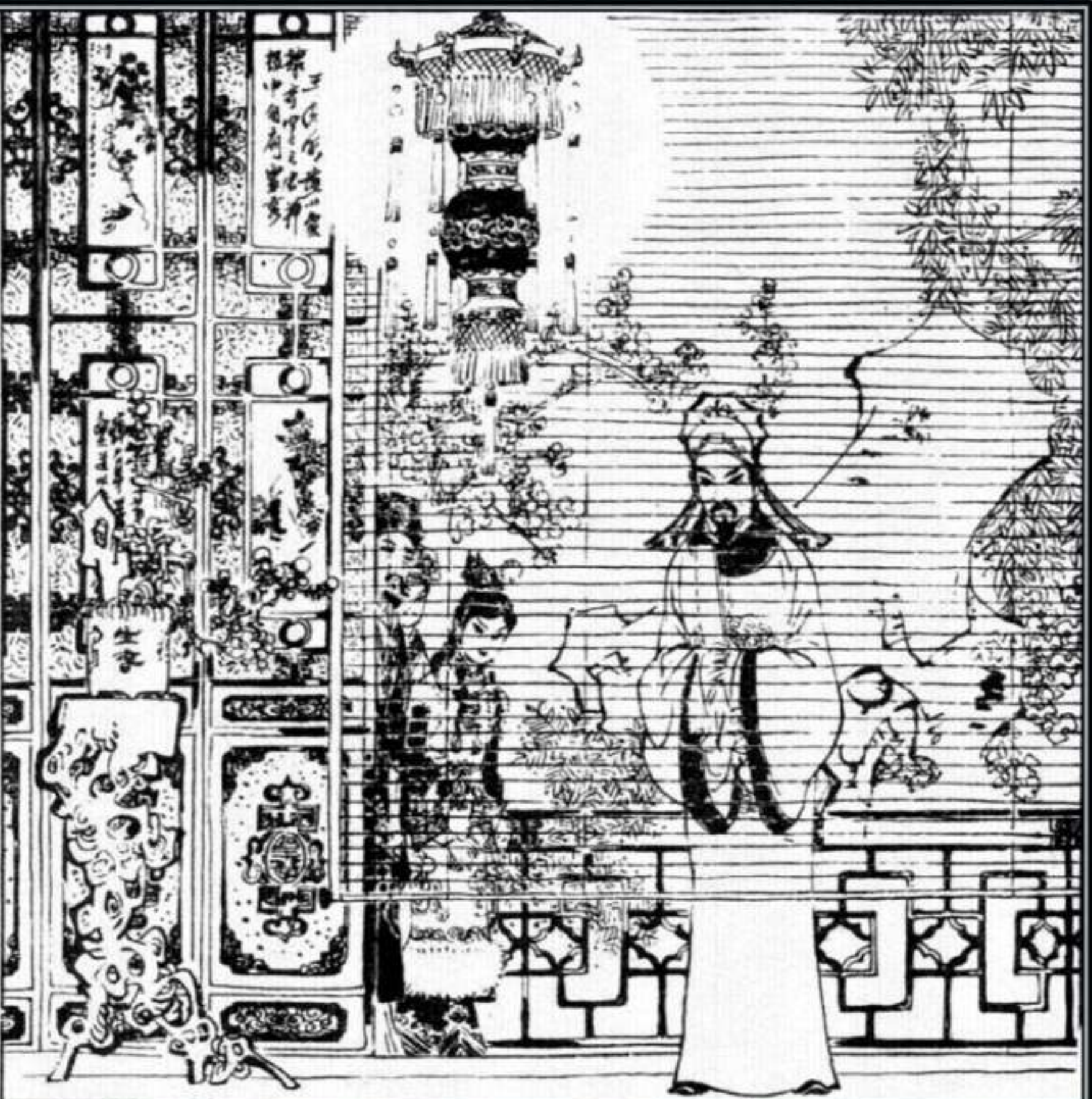




薛姨妈等进来，欲行国礼，贾妃降旨免
过，上前各叙阔别之情。

众执事太监及彩嫔、昭容等待从人员，由宁、荣两府的人接去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监照应。贾妃母女姐妹，叙些久别的情景及家务私情。





贾政在帘外问安。贾妃向贾政道：『田舍之家，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贾政含泪启道：『臣草芥寒门，岂意得征凤鸾之瑞，臣肝脑涂地，岂能报效万一！』

贾政知元春在未入宫前独爱宝玉，故又
启道：『园中所有亭台轩馆，皆系宝玉所题，如
有可入眼的，请即赐名。』贾妃果然喜欢，含
笑道：『果进益了。』





贾政退出后，贾妃命小太监携宝玉进来。
宝玉行过国礼，贾妃命他近前，抚着他的头
笑道：『比先前长了好些……』话未说完，便
泪如雨下。

一时，尤氏、凤姐等上来启道：『筵宴齐备，请贵妃游幸。』贾妃命宝玉引导，众人随后。贾妃见园内处处铺陈华丽，桩桩点缀新奇，极加赞赏，又说：『太过分了，以后不可太奢华了。』





贾妃来到正殿，降谕免礼归坐。于是大开筵宴，贾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纨、凤姐等捧羹把盏，虽是杯觥交错，欢乐中却含着凄凉。

席間，賈妃命備筆硯，親題園名為『大觀園』，正殿匾額為『顧恩思義』。又把几处地方賜名『潇湘館』、『怡紅院』、『蘅蕪院』、『澣葛山庄』等。





贾妃又命宝玉和众姐妹题诗。不一会，各人呈上诗句。贾妃阅后，笑道：『终是薛、林两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姐妹所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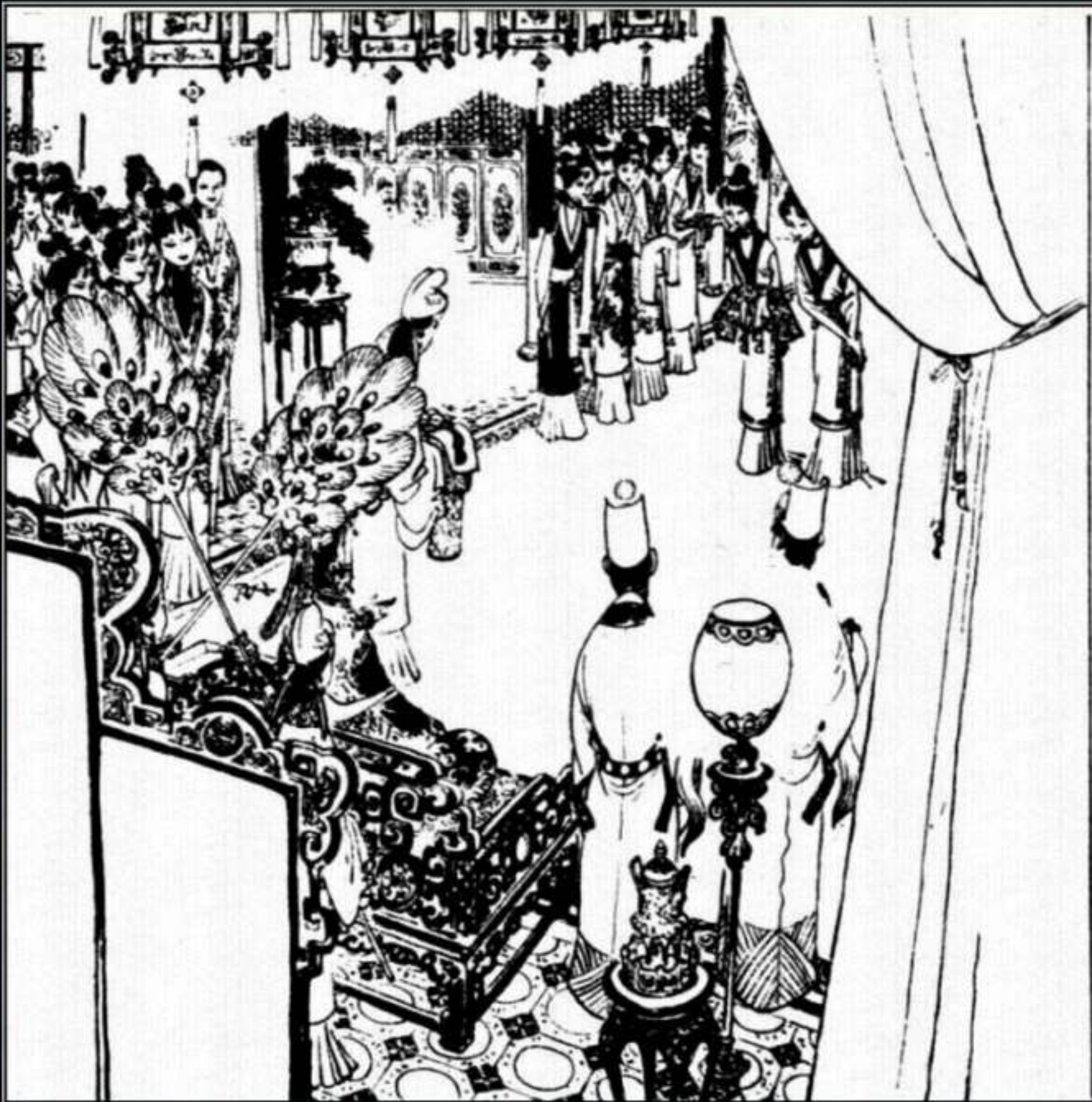
黛玉只做了一首，未得展才，見寶玉還在苦思，知他还少一首，吟成一律，写在纸上，搓成个团子，掷了过去。





宝玉打开一看，觉得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出十倍，急忙恭楷誊完呈上。贾妃看毕，喜之不尽，说：『果然进益了！』又指着黛玉代做的一首，说：『以这首最佳！』

賈薈呈上戏目，賈妃点了四出戏。这二个女孩子妆演得逼真动人。賈妃均有赏赐，并对演得极好的龄官，额外赏了两匹宫绸，两个荷包及金银钁子。





太监呈上一份单子跪启：『赐物俱全，请
验按例行赏。』贾妃从头看了，命照此发放。于
是，自贾母以下，均有不等赏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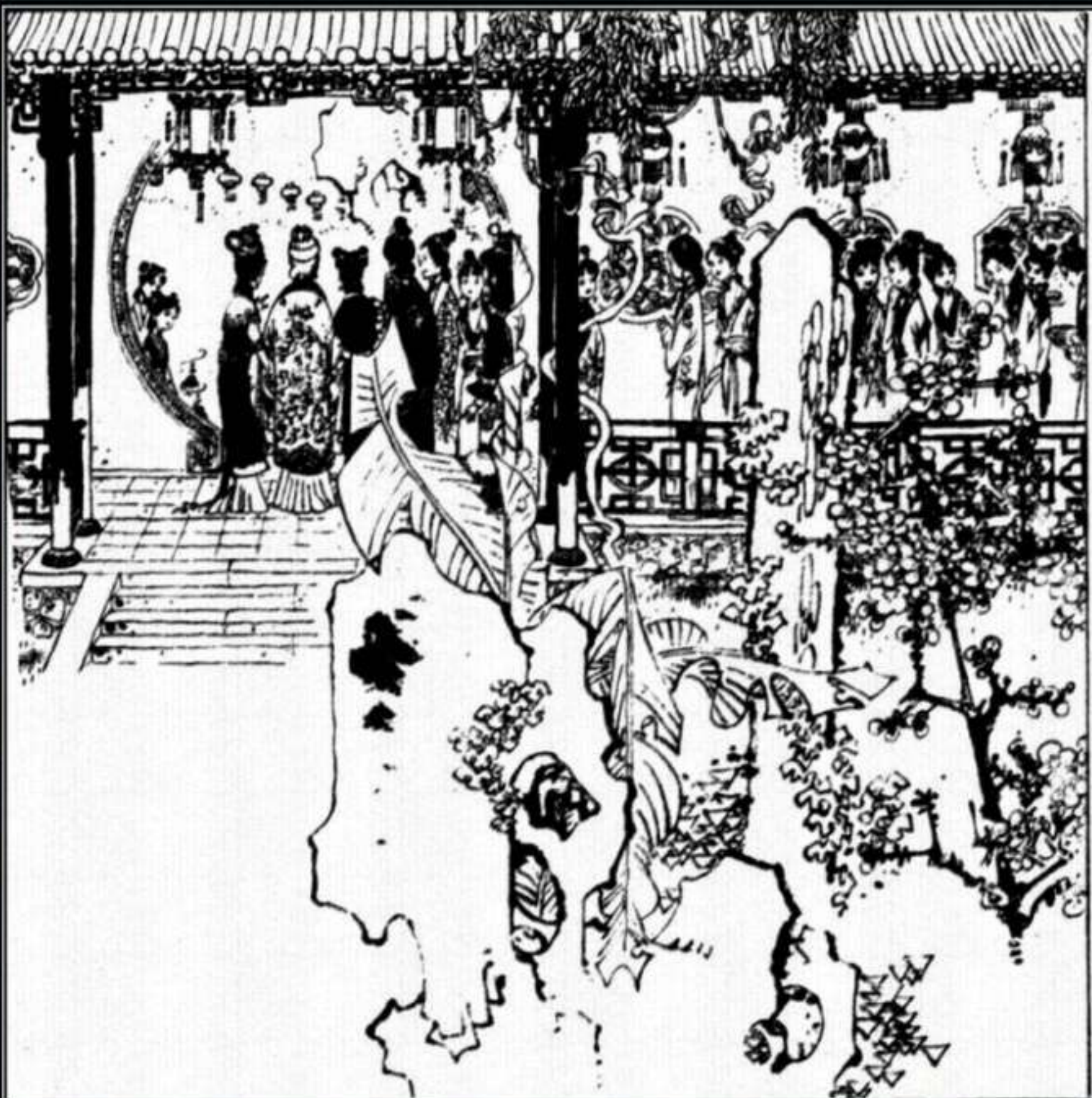
众人谢恩已毕，执事太监启道：『时已丑正三刻，请驾回銮。』贾妃不由的又滴下泪来，拉了贾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开。





贾妃再四叮咛：『不须记挂，好生保养。如今天恩浩荡，见面是容易的。倘明岁仍许归省，不可如此奢华糜费了。』贾母等已哭得哽噎难言。

贾妃虽不忍别，无奈皇家规矩，是违错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舆而去。





一日，夏太监奉贾妃之命，面谕贾政：『大观园不必封锁，命宝钗等姐妹在园中居住，命宝玉也随进去读书。』

宝玉听到这个消息，喜不自胜。正与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头来说：『老爷叫宝玉。』顿时吓得变了色，贾母安慰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





贾政见了宝玉，见他长得神采飘逸，秀色夺人。不由把平日嫌恶之心，减了八、九分。半晌，嘱咐道：『娘娘吩咐，命你和姐妹们在院中读书，可好生用心！再不安分，你可仔细着。』

宝玉连连答应了几个『是』。王夫人怕他说漏了嘴又遭贾政嫌恶，便道：『去罢。怕老太太等吃饭呢。』宝玉一听，如蒙大赦，慢慢的退出去。





宝玉刚至穿堂门前，袭人已在那里等候，见宝玉回来，就堆下笑来问：『叫你做什么？』宝玉说：『没有什么，不过怕我进园淘气，吩咐吩咐。』

宝玉向贾母回明原委。又忙问黛玉：『好妹妹，你住在哪一处好？』





黛玉笑道：『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我爱那几竿竹子，比别处幽静。』宝玉拍手笑道：『合了我的主意了！我也要叫你住那里。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

兩人正計議着，賈政遣人来回賈母，说是：『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儿姐儿们就搬进去吧。这几日便遣人进去收拾。』





至二十二日，众姐妹及宝玉一齐搬了进去，顿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宝钗住蘅芜院，黛玉住潇湘馆，迎春住缀锦楼，探春住秋掩书斋，惜春住蓼风轩，李纨住稻香村，宝玉住怡红院。

那宝玉自搬进大观园住后，每日和姐妹们一起，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或吟诗作画，十分快意。





谁想宝玉静中生动，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觉着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小厮茗烟看在眼内，偷偷塞给他一叠书。宝玉一看，喜欢得如得珍宝。

茗烟悄悄道：『二爷，这是我买来孝敬二爷的。切不可拿进园去，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哪肯不拿进去，拣了几本文雅的带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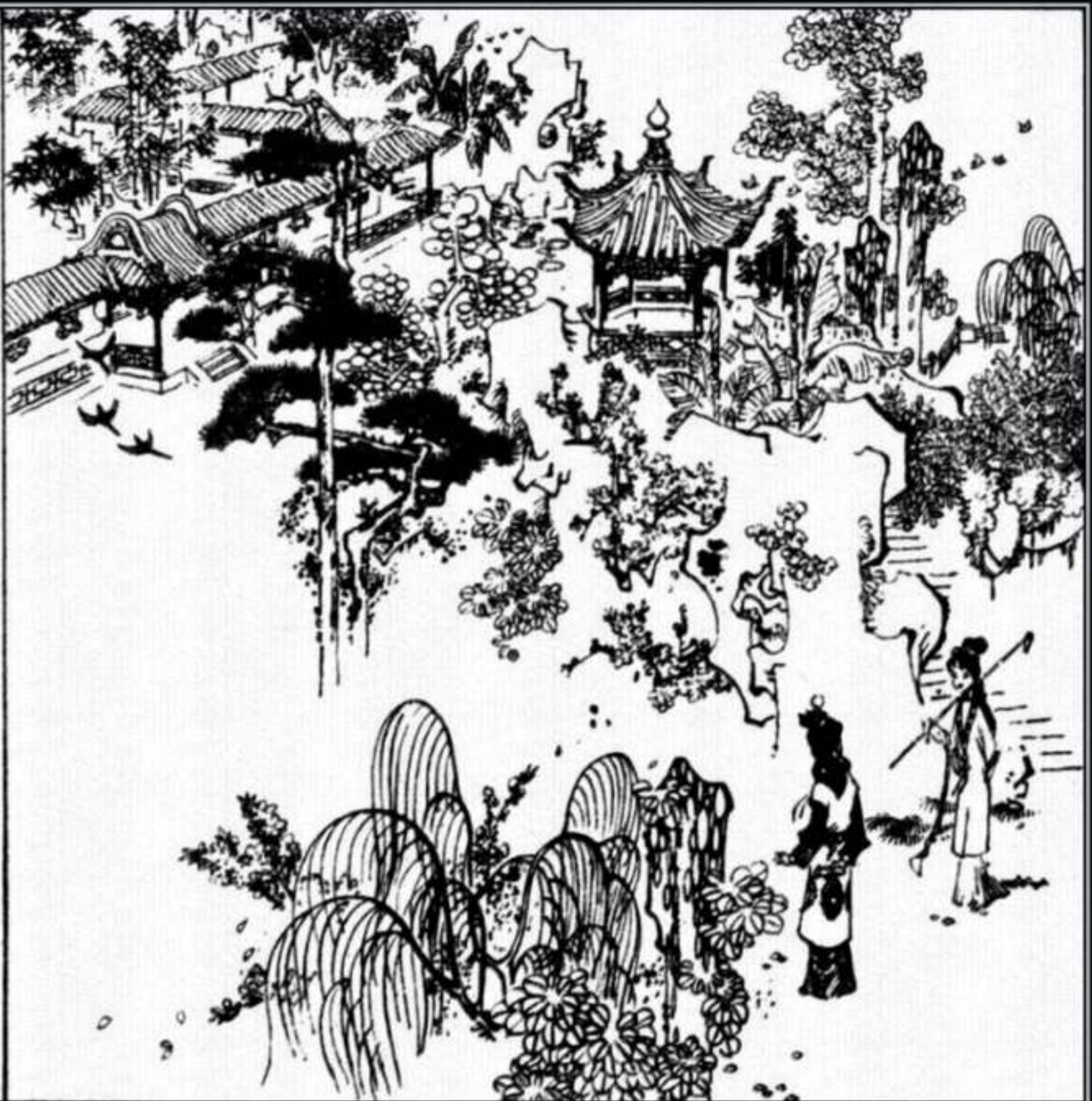




这日正是三月中旬，桃花盛开，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到沁芳桥那边桃花底下大石上坐着细看，一阵风过，树上桃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

宝玉要抖掉花瓣，又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儿，来到池边，抖在池内。





宝玉再回到原处时，只见地上又落下许多花瓣，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你在做什么？』宝玉回头一看，却是黛玉肩着花锄，携着花帚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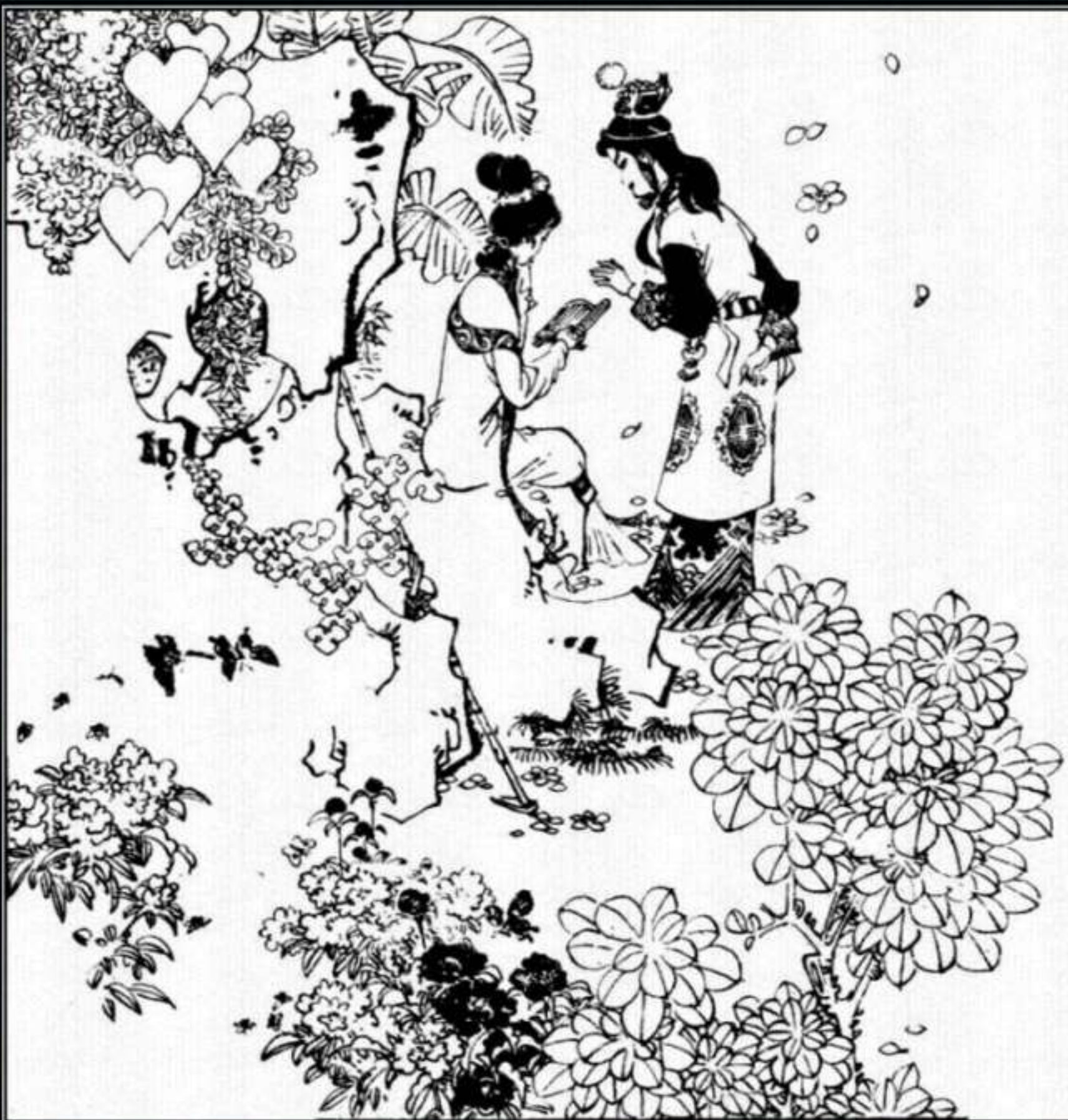
宝玉说：『来得正好，快把这花扫起来，撂在水里吧。』黛玉说：『撂在水里不好，流出去还是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个花冢，埋在那里，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宝玉听了，忙放下书，要帮黛玉收拾。哪知黛玉见了书，便问是什么书。宝玉慌忙藏书，口里支吾道：『不过是《大学》、《中庸》。』

黛玉越发疑心：『什么书？趁早给我瞧瞧。』宝玉连忙说：『好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真是好文章！』说着，把书递过去。黛玉接过书，坐在山石上，看将起来。





黛玉越看越爱，一会儿，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惊人，余香满口，边看边默默记诵。宝玉在旁问道：『妹妹，你说好不好？』黛玉笑着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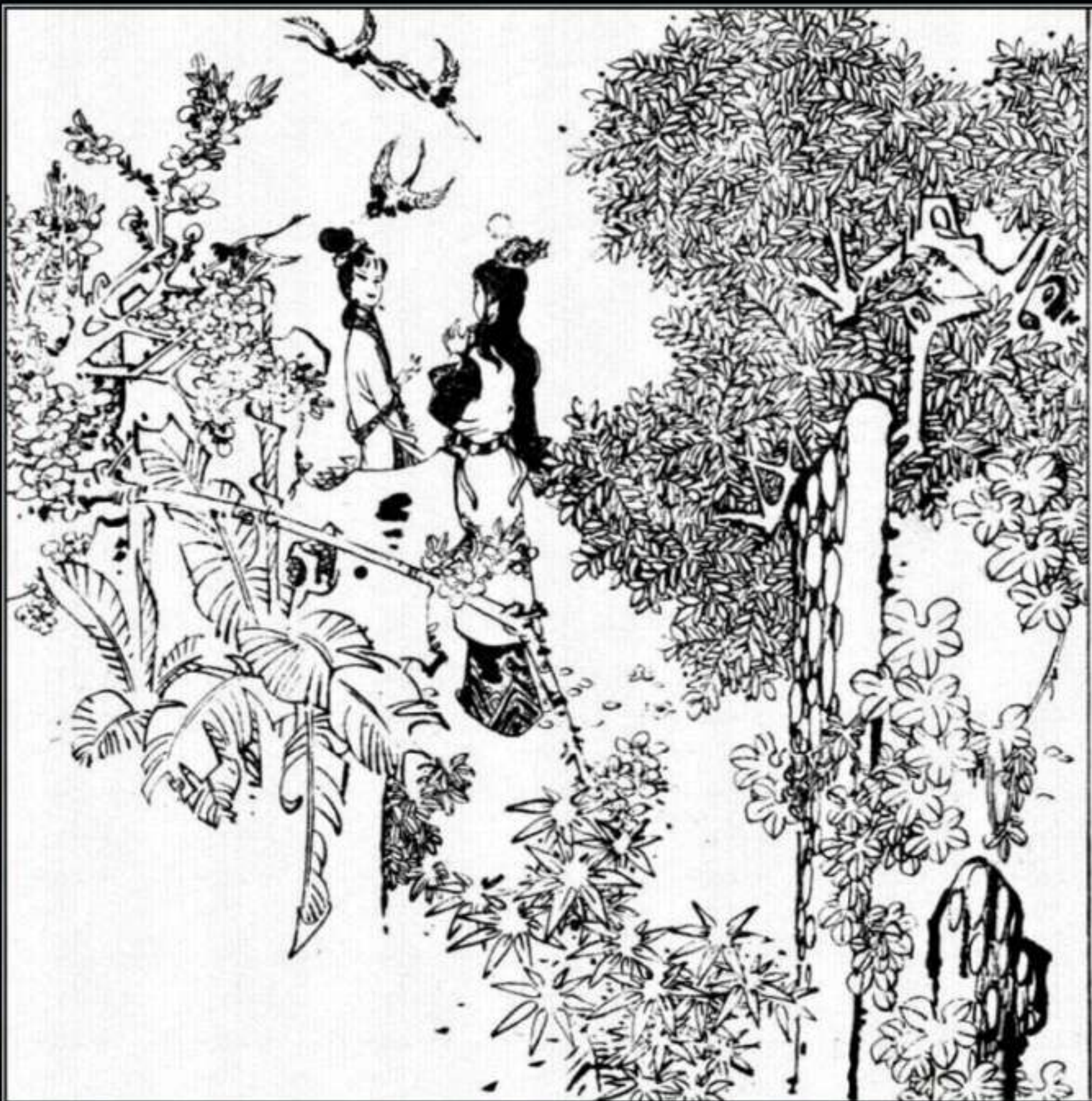
宝玉指着书笑道：『我就是「多愁多病的
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黛玉顿时满
脸通红，指着宝玉骂道：『你这该死的，好好
儿的，说这些混帐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
舅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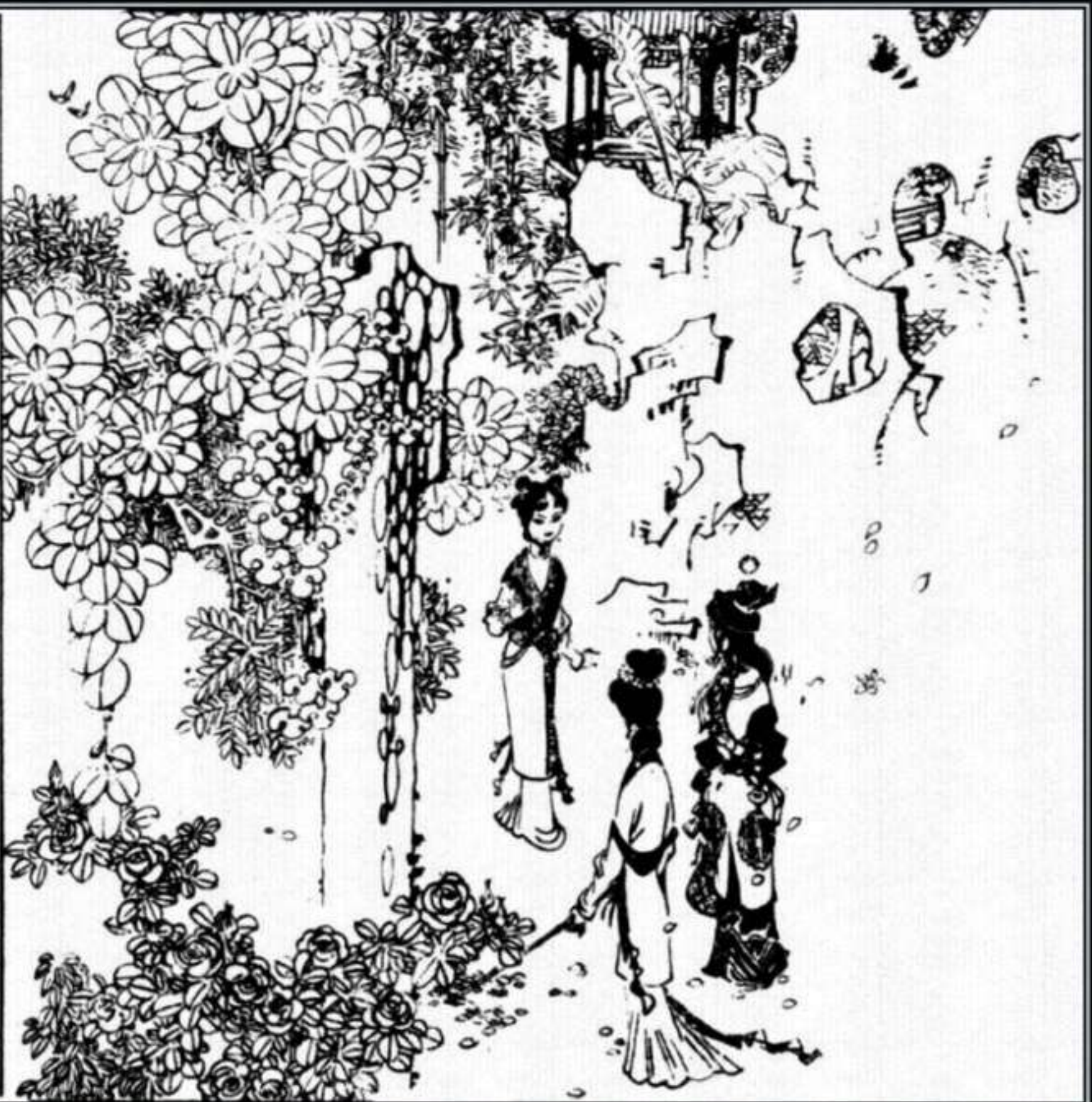




宝玉急了，忙上前拦住道：『好妹妹，我要有心欺负你，明儿掉在池子里，给癞头鼋吃了去，变个大王八，等你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时，我往你坟上替你驼一辈子的碑。』

黛玉一面揉眼睛，一面說：『唬的這樣，還只管胡說。呸！原來也是個「銀樣蠟槍頭」！』
寶玉忙說：『好，你也說那書上的話，我也告訴去。』黛玉笑道：『就你会「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





宝玉笑道：『正经儿把花儿埋了罢。』二人正要掩埋，袭人找来，说那边大老爷身体不好，姑娘们都去请安了，叫宝玉也去。

那贾赦不过偶感些风寒，宝玉请过安，便到蘅芜院和宝钗说笑。忽有丫环来回：『史大姑娘来了。』这史大姑娘叫史湘云，是贾母娘家的侄孙女。宝玉正要走，宝钗笑道：『咱俩一起去。』





史湘云一眼瞧见他俩，忙迎出来笑道：
『宝哥哥，宝姐姐，你们好！这回老祖宗没叫
我来，我可是「不请自来」了。』

紫氣東來

紫氣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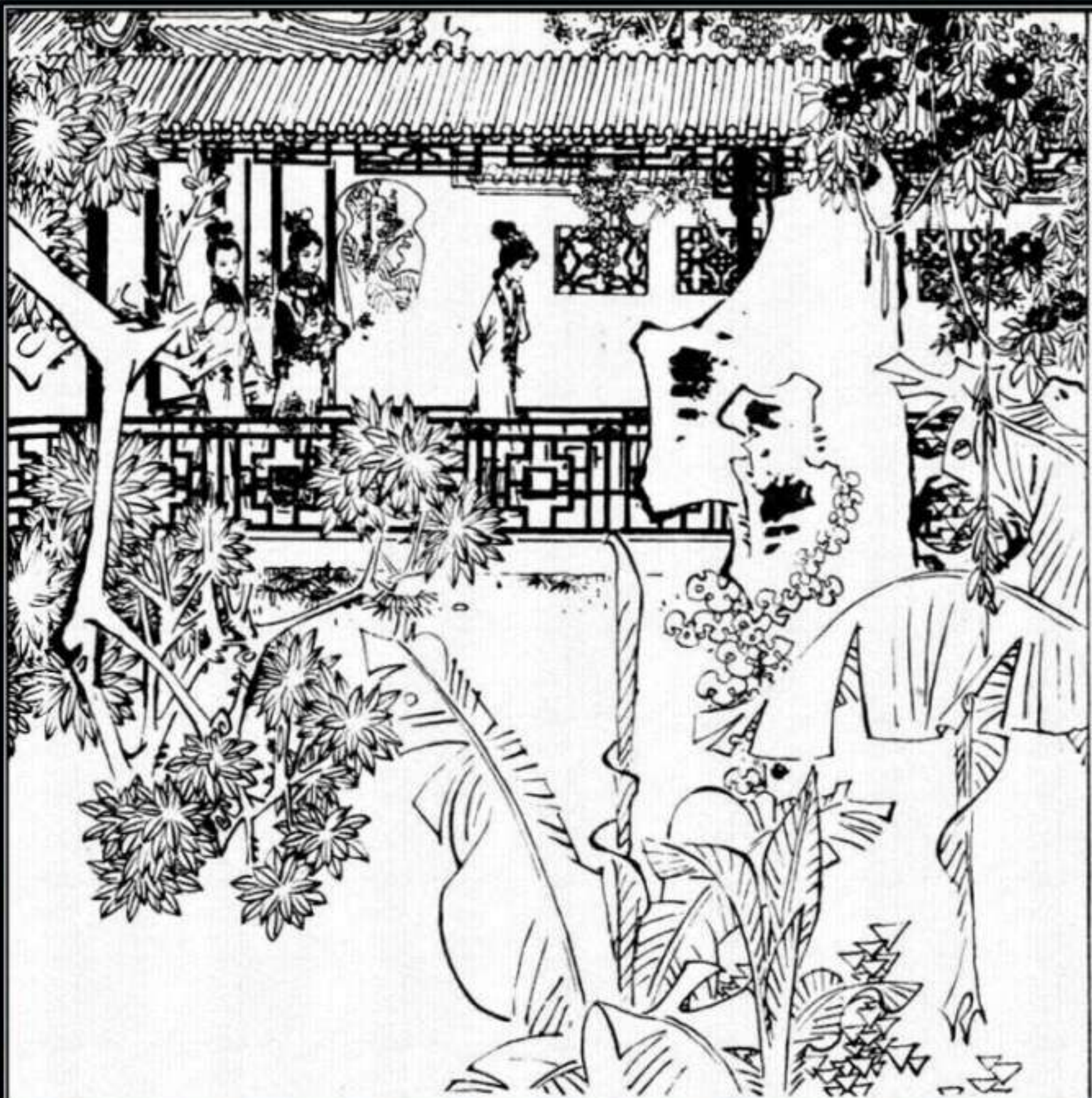


宝玉道：『只许和你玩，我不过偶而到她那里，就说这些闲话。』黛玉顿时沉下脸来，说：『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管我什么事，还许你从此不理我呢！』说着，抽身便走。



宝玉叹道：『何苦来？死呀活的。』黛玉道：『偏说死！』宝玉说：『只管这么闹，不如死了干净！』黛玉忙接口说：『正是了，死了干净！』宝玉更加急了，道：『我说自家死了干净，别听错了，又赖人。』

兩人正在斗嘴，宝钗走来说：『史大妹妹等你呢。』说罢，拉着宝玉走了。黛玉越发生气。





没两盏茶工夫，宝玉因记挂着黛玉，又找到原处来，见黛玉仍在流泪，知难挽回，正要向她赔不是，黛玉却先说道：『你来做什么？横竖有人陪你玩，怕你生气，又会哄你。……』

宝玉走近一步，悄声道：『你是明白人，咱们从小儿一起长大的，她是才来的，岂有为她远你？论亲戚她也比你远呢。』黛玉忙啐道：『我难道叫你远她？我为的是我的心！』





宝玉忙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听了，半日才说：『你只怨人动不动怪你，你再不知道你恼的人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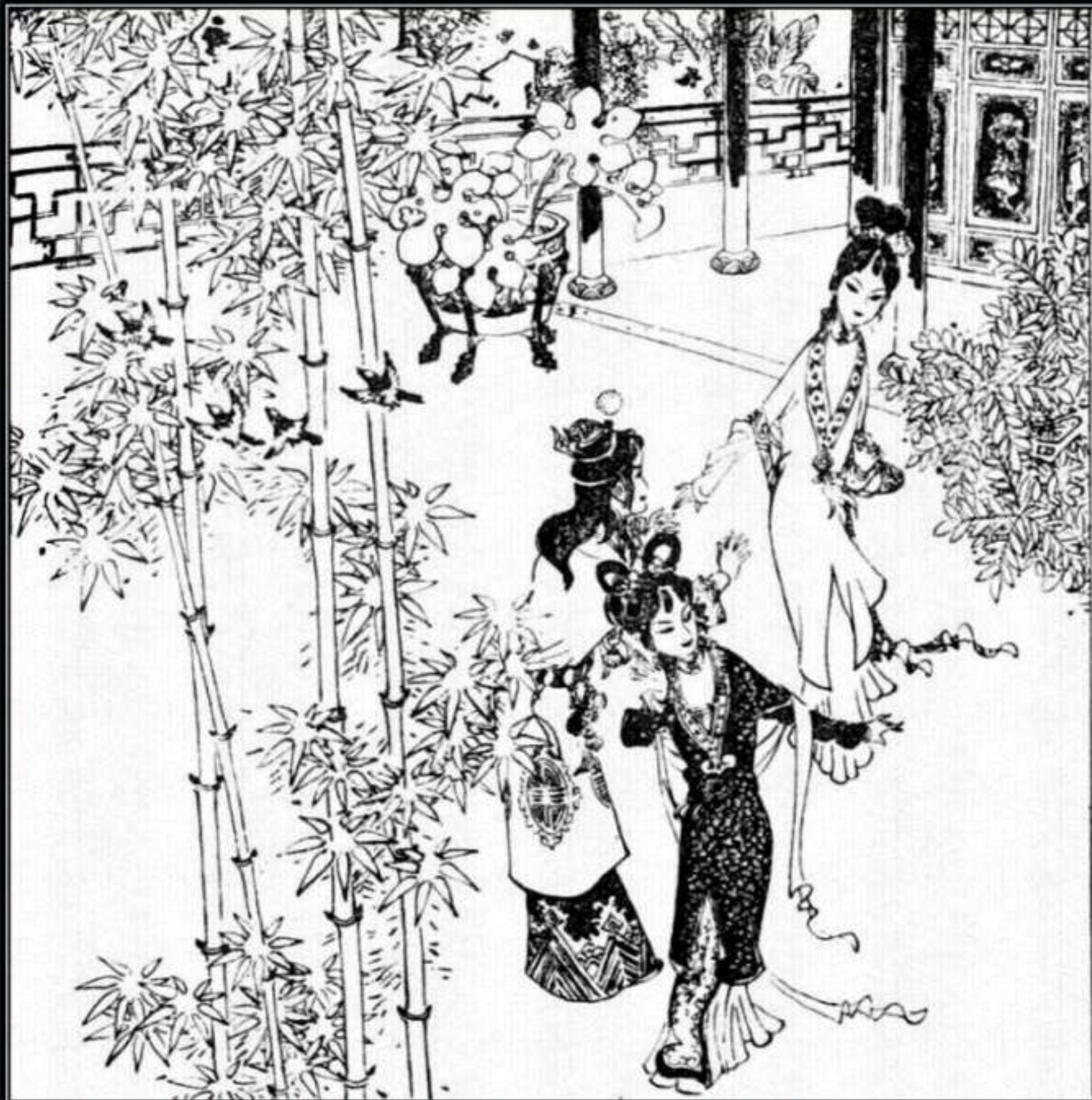
正说着，只见湘云找来，叫道：『爱哥哥，林姐姐，我好不容易来了，你们也不理我。』黛玉见湘云把『二』呼作『爱』，取笑她说：『瞧你，明儿赶围棋，你又要么『爱』三了。』





湘云道：『就算你好，专会挑人。你敢挑宝姐姐短处，就算你是个好的。』黛玉听了，冷笑道：『我可哪里敢挑她呢？』宝玉怕引出是非来，忙用话岔开。

偏偏湘云不理會宝玉的用心，笑着說：『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了个咬舌儿的林姐夫，成天的你可听「爱」呀「厄」的去，那才好哩！』说完，掉头就跑。





黛玉追过去要拧湘云的嘴。正好宝钗走来，和宝玉一起为湘云告饶。黛玉说：『你们是一气的，我不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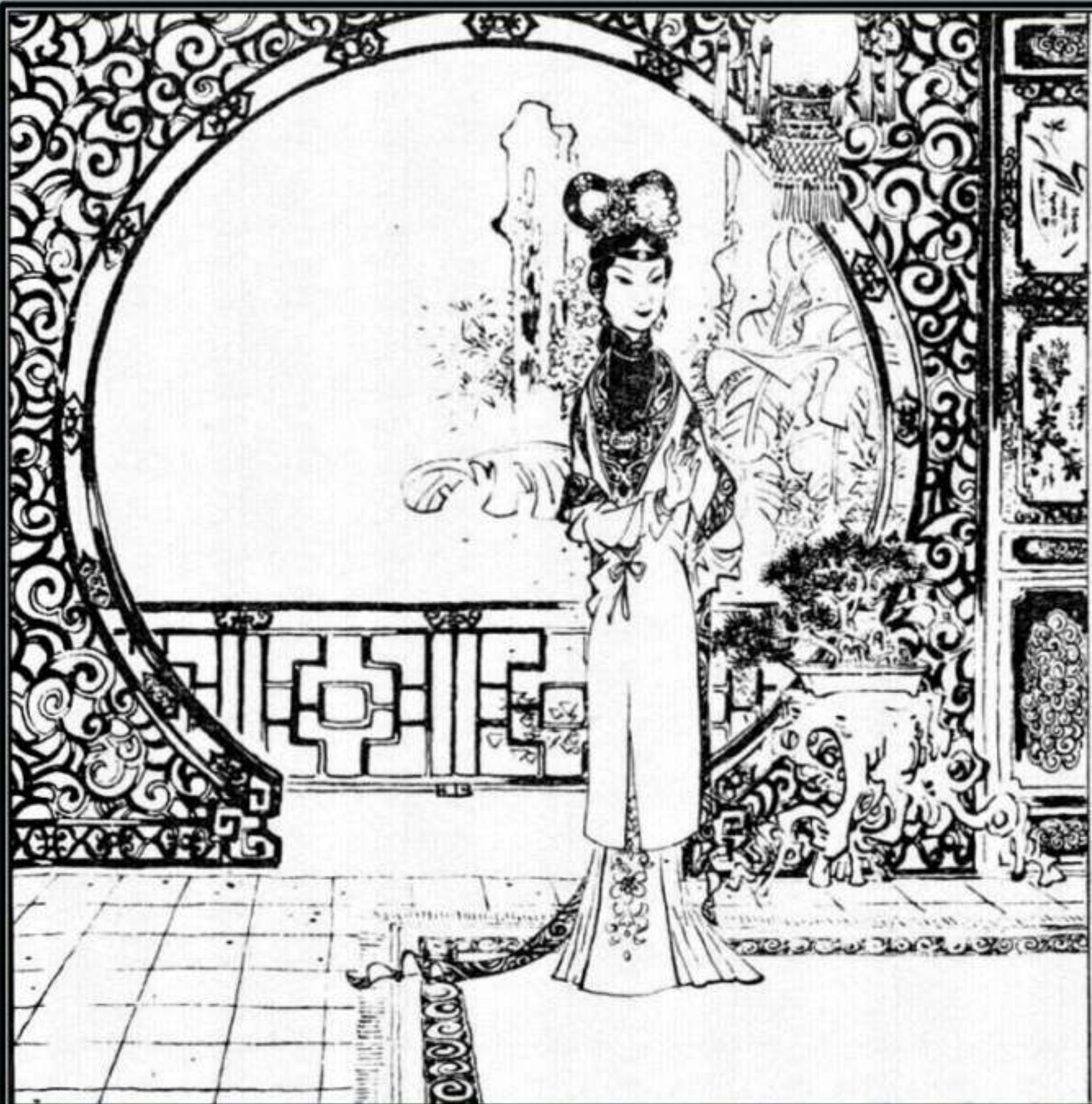
正在这时，贾母打发人来请吃饭，黛玉方才罢了。四个人一起往贾母屋里来。





湘云住了几日，便回贾母说要回去。贾母说道：『廿一日是你宝姐姐生日，她在这里是第一次过生日，十五岁，是及笄之年。你过了她生日，再回去。』湘云只得住下。

贾母拿出廿两银子为宝钗庆生辰之用。凤姐笑道：『老祖宗！箱子里那么多黄的、白的，却找来这霉烂的廿两银子，这个够酒的够戏的呢？意思还要叫我们赔上呢！』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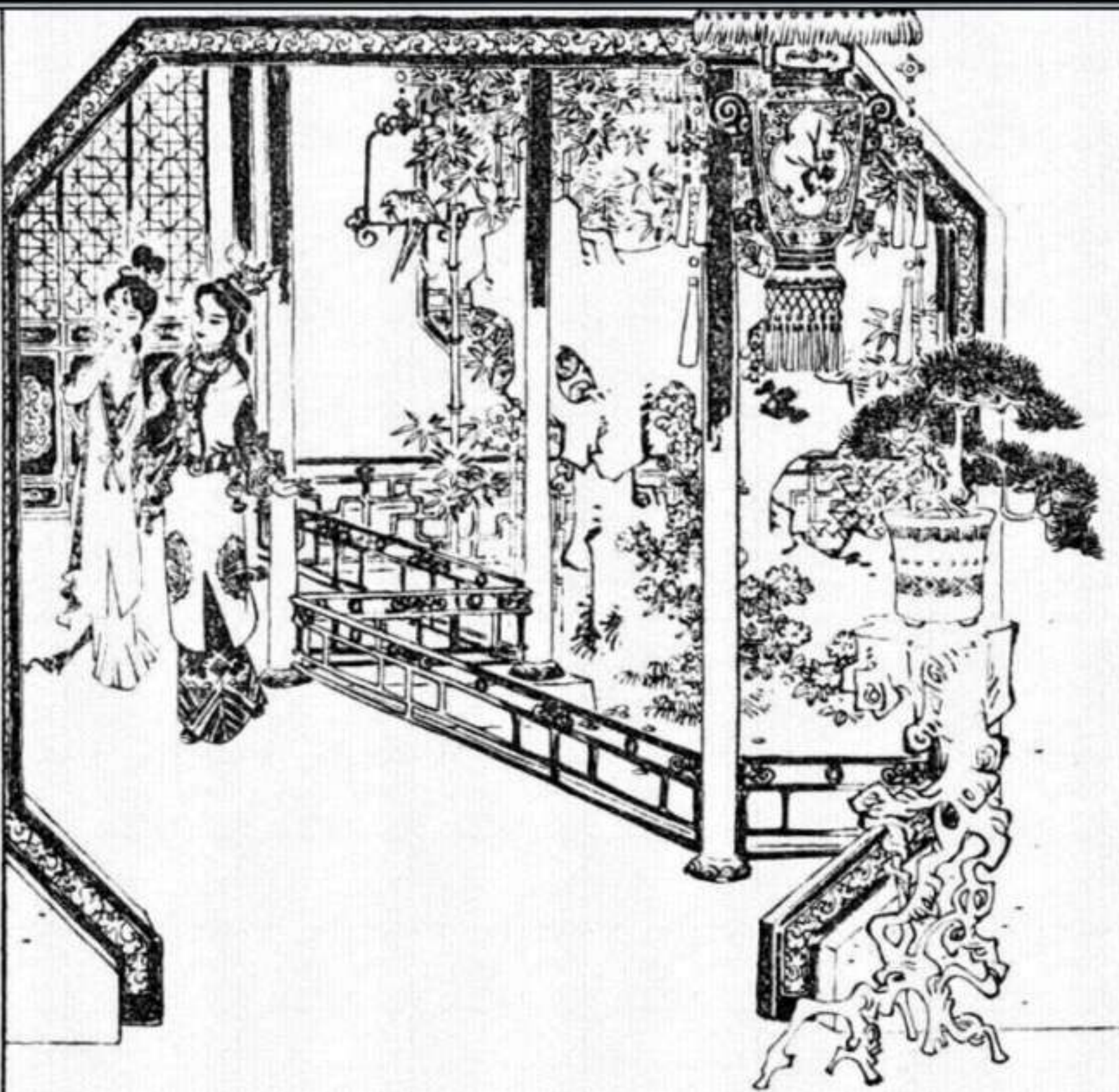




到晚上，众人都围坐在贾母面前说笑。贾母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贾母喜欢看热闹戏，爱吃甜烂食，便照贾母喜爱的说了一遍。贾母愈加喜欢。

宝钗生日这天，快开戏了，宝玉不见黛玉，便到黛玉房中，对黛玉说：『快去，你爱听哪出，我好点。』黛玉冷笑道：『你既这么说，就特地叫一戏班子，这会子犯不着借别人光。』





宝玉笑道：『这个好办，明儿就叫一班子，也叫他们借着咱们的光儿。』一面说，一面硬把黛玉拉起来，走出门去。

吃了飯，点戏时，贾母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点了一出《西游记》。贾母又让薛姨妈点，然后让各人点。大家无非都是揣贾母的意思，点了一些热闹戏。





贾母深爱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散戏后，命人带进来。一问，那小旦才十一岁，小丑只有九岁。贾母越发怜惜起来，命人拿果肉给他们吃，又另赏钱给他两个。

凤姐瞧着那做小旦的说：『这孩子扮上活象一个人，你们再瞧不出来。』宝钗、宝玉看了只笑不说，独湘云嘴快，说：『是象林姐姐模样儿。』宝玉忙瞅了她一眼。众人留神细看，都笑说：『果然象。』





晚上，湘云便说明儿回去，不必留在这里看人家脸色。宝玉知道湘云动了气，忙劝道：『林妹妹是个多心人，我怕你得罪她，才使眼色，你这会子动气，岂不辜负了我？』

湘云不信，宝玉急的说：『我要有坏心，立刻化成灰，叫万人拿脚踹！』湘云冷笑道：『少信口胡说，要说，你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



宝玉再要进，门已关上。宝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低声叫：『好妹妹，好妹妹！』黛玉总是不理。





好大一会儿，黛玉只当宝玉走了，便把门打开，谁知宝玉根本没走，这时趁势进来，问黛玉为什么事恼他。黛玉冷笑道：『还要问我？拿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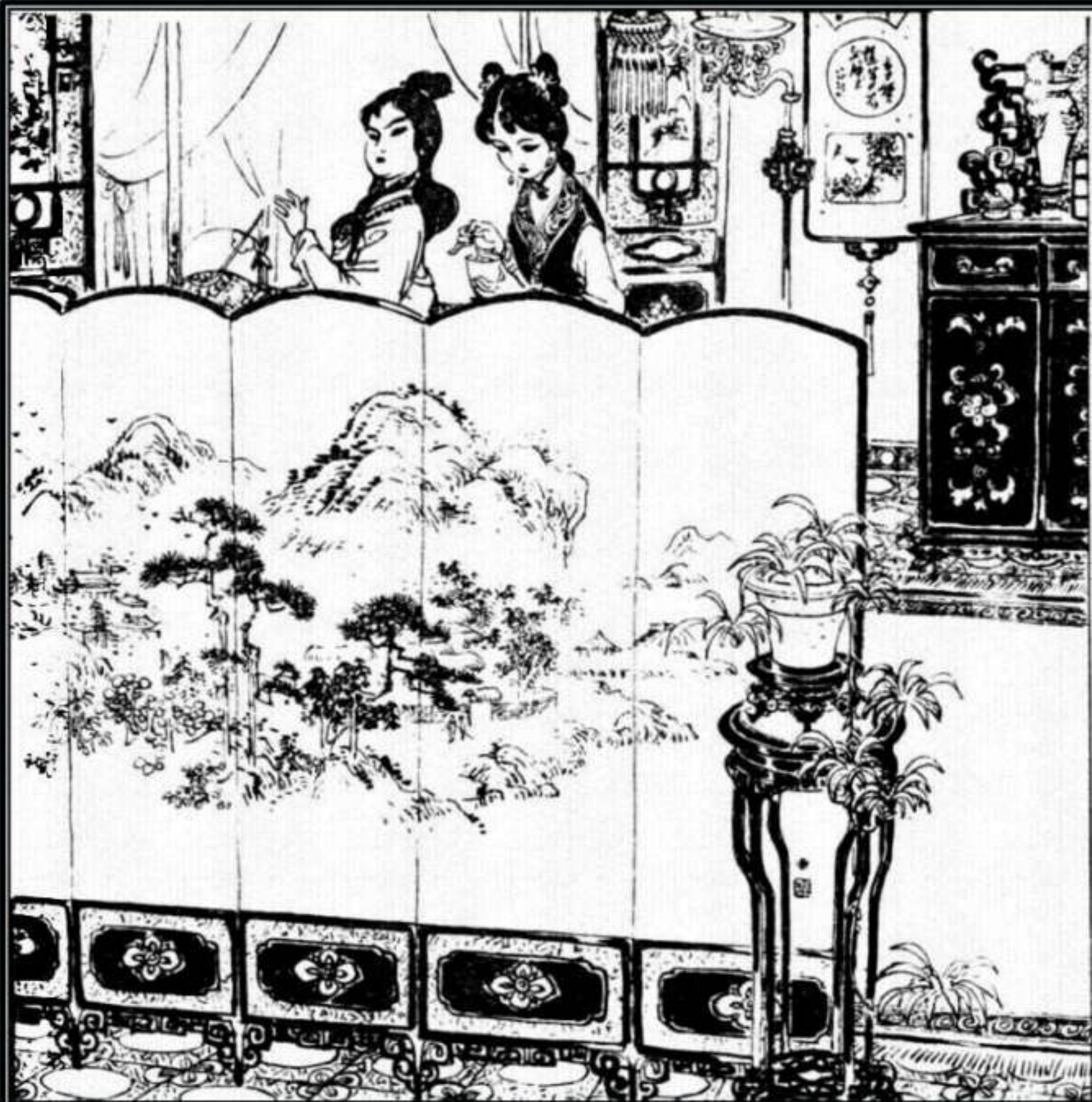
黛玉又道：『我问你，你为什么和云儿使眼色？倒说我「小性儿，行动爱恼人」。』至此，宝玉方知刚才和湘云的私谈，被她听见了。原指望在中间调停，谁知两头不讨好。越想越无趣，转身走了。





宝玉回到房中倒头便睡。袭人故意找话说：『这会又要有酒吃了，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宝玉冷笑道：『她还还不还，与我有什相干？』

袭人劝道：『大家随和儿，你也随点儿。』宝玉道：『什么「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说到这里，不觉流下泪来。袭人看这光景，也不敢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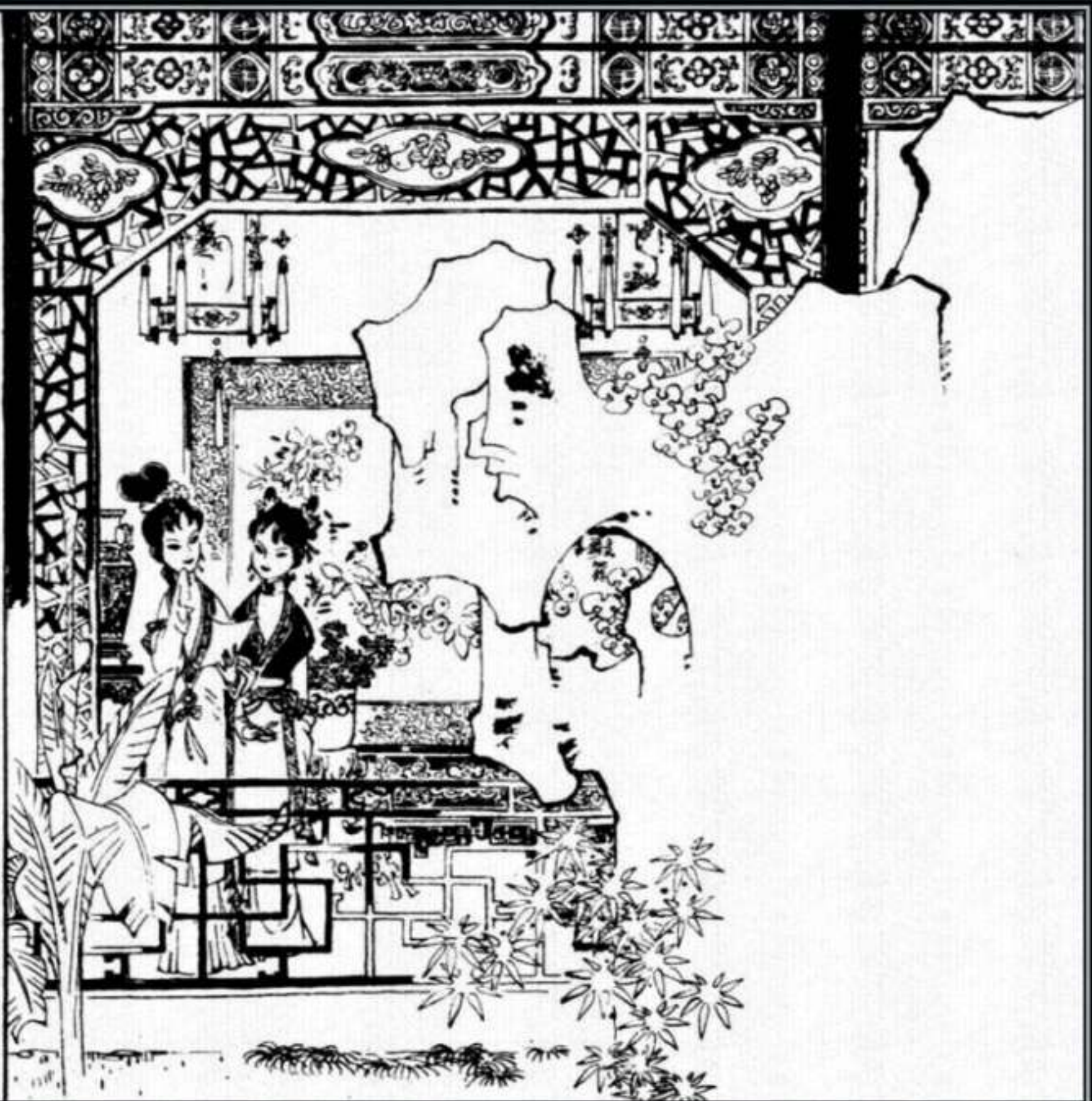


宝玉翻身站起来，走至案边，提笔写了一偈（佛经中的唱词）。写毕，又怕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了一首词。填完，自觉心中无牵挂，方上床去睡。

再说黛玉见宝玉这次果断离去，倒有些奇怪，便假装来寻袭人探看动静。一进门，袭人便递给她一张条子，笑道：『回来就写，请姑娘瞧瞧写的什么话。』



黛玉看了，知是宝玉一时感忿而作，不觉又可笑又可叹，便向袭人道：『随便写写，没甚关系。』说毕，把纸条拿了回来。



次日，黛玉拿了宝玉写的那首词、偈语和宝钗、湘云同看。黛玉说：『他还想参禅（佛教语，即修行的意思）呢，待我去问他。』包管叫他绝了这念头。』说着，三人往怡红院来。





三人找到宝玉，黛玉劈头问：『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你叫宝玉，你有何贵，你有何坚？』宝玉竟答不上来。黛玉、宝钗同时笑道：『这样愚钝，还参禅呢！』

宝钗和黛玉又讲了佛经上许多掌故给宝玉听。宝玉心想：她们知道得比我多，尚未大彻大悟，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便说：『谁又参禅？我不过一时说玩话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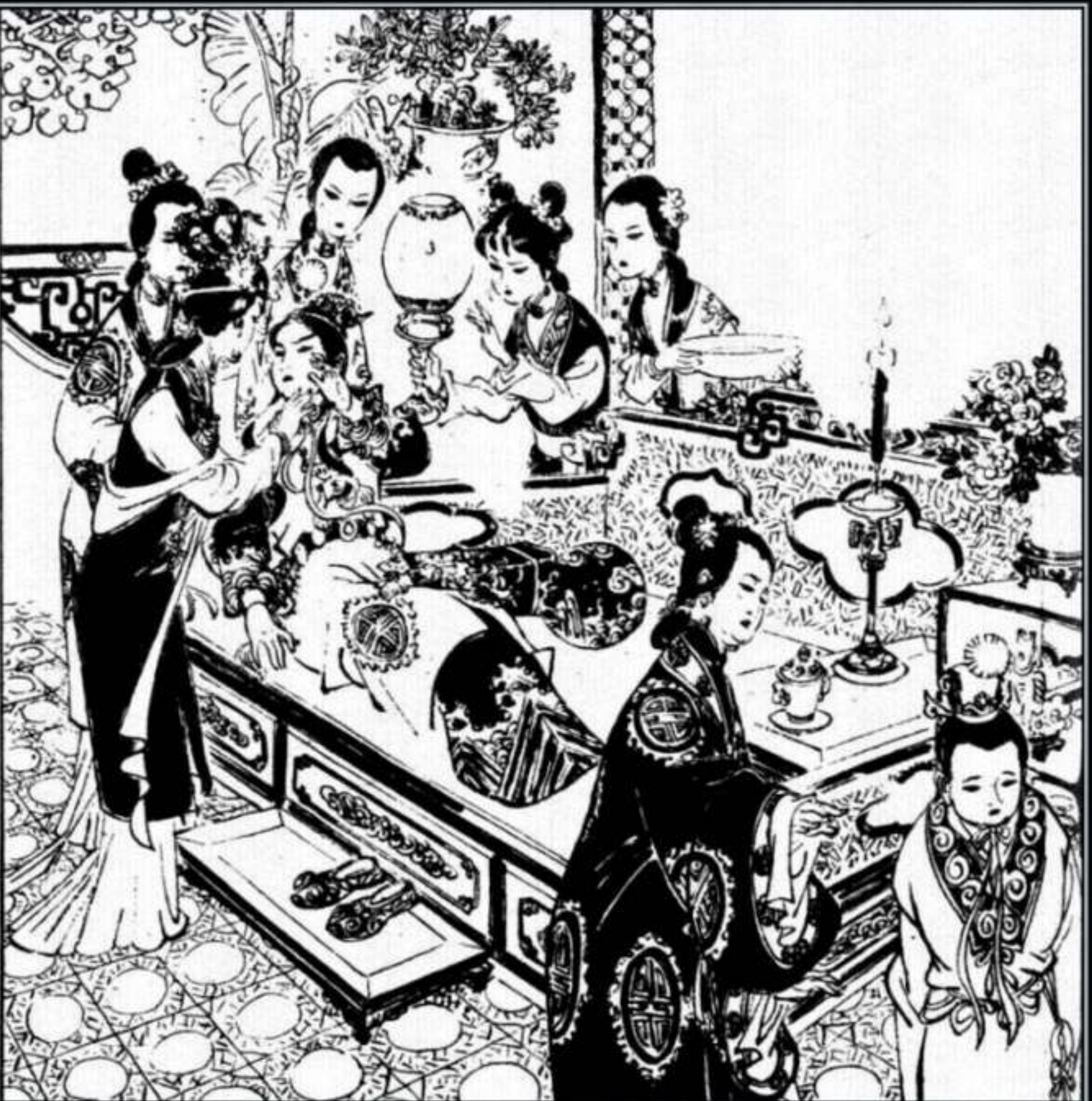




过了一日，宝玉在舅舅家喝酒喝多了，回来，王夫人叫他躺一会，又叫丫头彩霞替他拍着。彩霞原和贾环要好，素知贾环恨宝玉，故而不大理宝玉。宝玉不知道，赶着和彩霞说笑。

贾环如何咽得下这口气，故作失手，将一盞油汪汪的蜡烛，向宝玉脸上一推。只听宝玉『嗷哟』一声叫，满屋的人都吓了一跳。





王夫人又气又急，忙命人替宝玉擦洗，又骂贾环。凤姐说：『老二就是这么毛手毛脚，赵姨娘平时也该教导教导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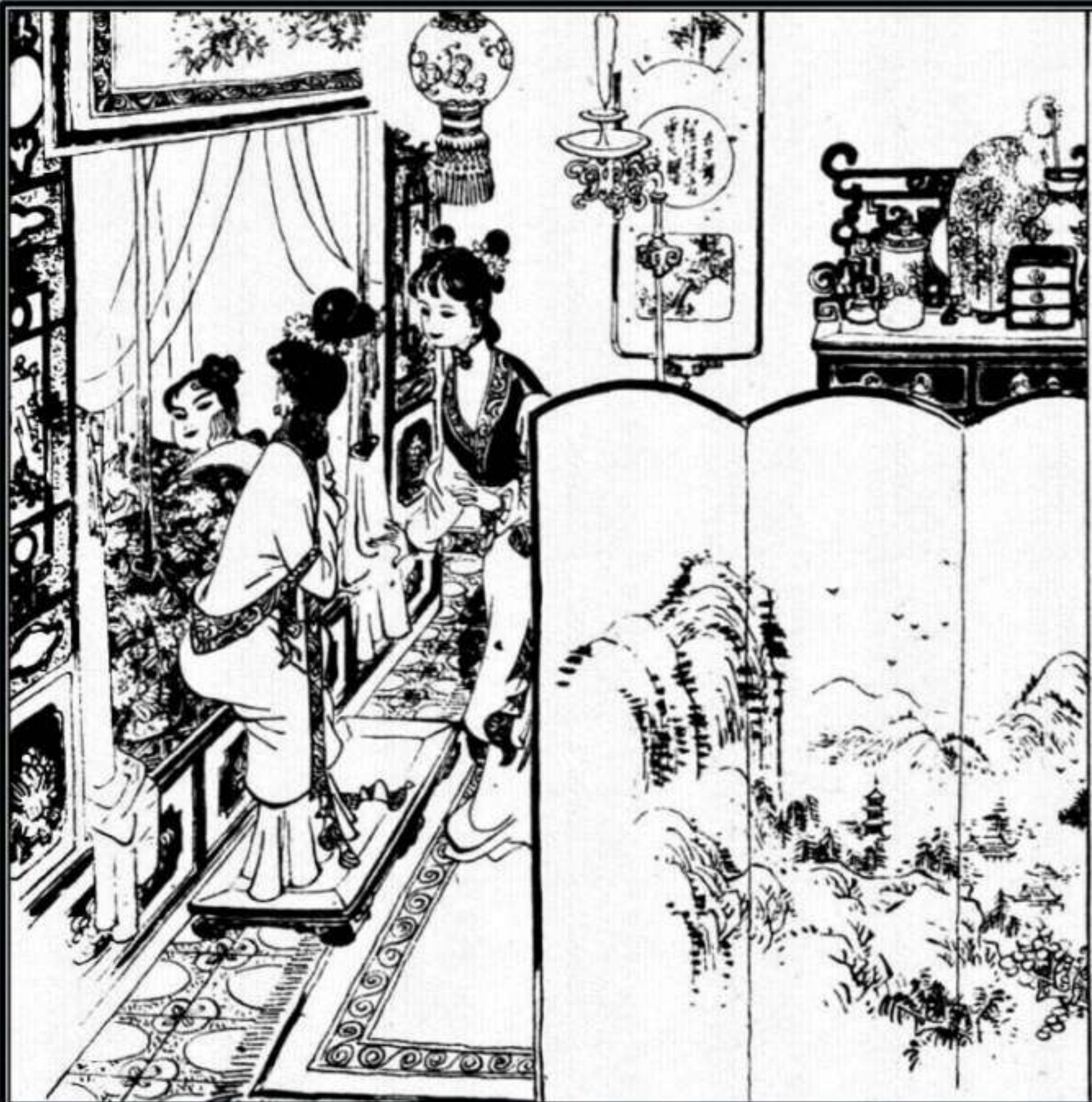
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忙把赵姨娘叫过来骂道：『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几次三番我都不理论，你们越发爬上来了！』赵姨娘忍气吞声，大气也不敢出。





宝玉脸上立时起了一溜燎泡，幸而没伤眼睛。王夫人又心疼，又怕贾母问时难以回答，急得又骂赵姨娘。宝玉说：『不妨事，明日老太太问，只说我自己烫的就是了。』

王夫人命人送宝玉回屋，袭人等见了，都慌的了不得。黛玉知道烫了，便亲自赶过来，只见宝玉左边脸上满满的敷了一脸药，问他：『疼的怎样？』宝玉道：『也不很疼。』



吉羊如意



第二日，贾母来看宝玉。宝玉见了贾母，虽承认是自己烫的，贾母仍然把跟从的人骂了一顿。

过了两天，黛玉来探望宝玉，见凤姐、宝钗、李纨都在，不觉笑道：『今日齐全，倒象谁下帖子请的。』凤姐想起前日送黛玉的茶叶，问她味道如何？还要不要？黛玉说：『我叫丫头来取。』





凤姐道：『我打发人送来，我还有事求你呢。』黛玉笑道：『你们听听，吃了她点茶，就使唤起人来了。』凤姐噗嗤一笑：『你既吃了我家茶，怎不给我家做媳妇儿？』众人一听，哄地大笑。

宝钗笑道：『二嫂子的诙谐话真是好的。』黛玉啐了一口，凤姐笑指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那一点配不上？』黛玉涨红了脸，回身要走，宝钗叫道：『颦儿，走了就没意思了！』



正说笑间，赵姨娘和周姨娘进来探望宝玉，众人都含笑招呼，独凤姐不理。



周姨娘、趙姨娘剛坐一會，丫環來報，說舅太太來了，請李纨、鳳姐、寶釵前去。寶玉對鳳姐說：『我不能去了，你們好歹別叫舅母來，不能勞她的駕。』



吉羊如喜



自此以后，宝玉静心养伤，一个月后脸上
伤痕平复。这日午后，袭人怕他睡出病来，叫
他到姐妹们处散散心。

宝玉信步走到潇湘馆前，只听见黛玉在里面长叹一声道：『「每日家情思昏昏！」』不觉在窗外接口问：『为什么「每日家情思昏昏」的？』





黛玉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去。黛玉自觉忘情，用袖子遮住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

宝玉要扳她的身子，紫鹃说：『姑娘睡觉呢。』黛玉翻身坐起来，笑道：『谁睡觉呢。』紫鹃笑道：『我只当姑娘睡了。』宝玉对紫鹃笑道：『把你们的好茶沏碗我喝。』黛玉说：『别理他，给我舀水去！』





冷冷七點上壽星松
風寒古蹟隨自愛今

紫鵲抿嘴一笑：『他是客，自然先沏好茶
來再舀水。』说着，倒茶去了。

宝玉望着紫鹃背影，点头叹道：『好丫头！
「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
铺床？」』黛玉急了，沉下脸问道：『你说什
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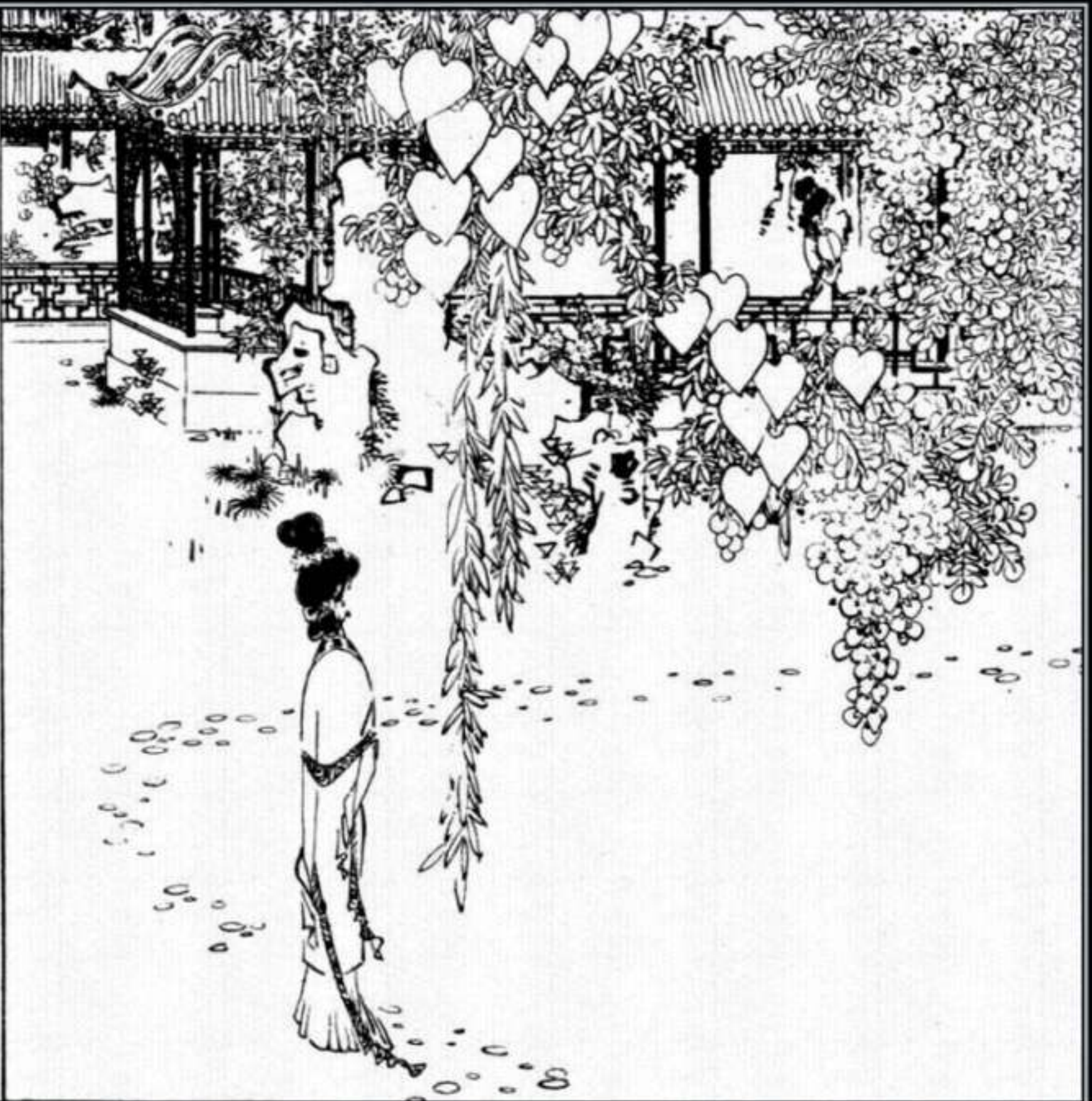




黛玉哭出声来：『如今看了混帐书，拿我取笑儿。我告诉舅舅、舅母去！』宝玉慌了，忙说：『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好歹别告诉去。我再敢说什么，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

正在纠缠不清的时候，袭人走来，说：『快回去穿衣服吧，老爷叫你呢。』宝玉听了，好象当头挨了一棒，顾不得别的，掉头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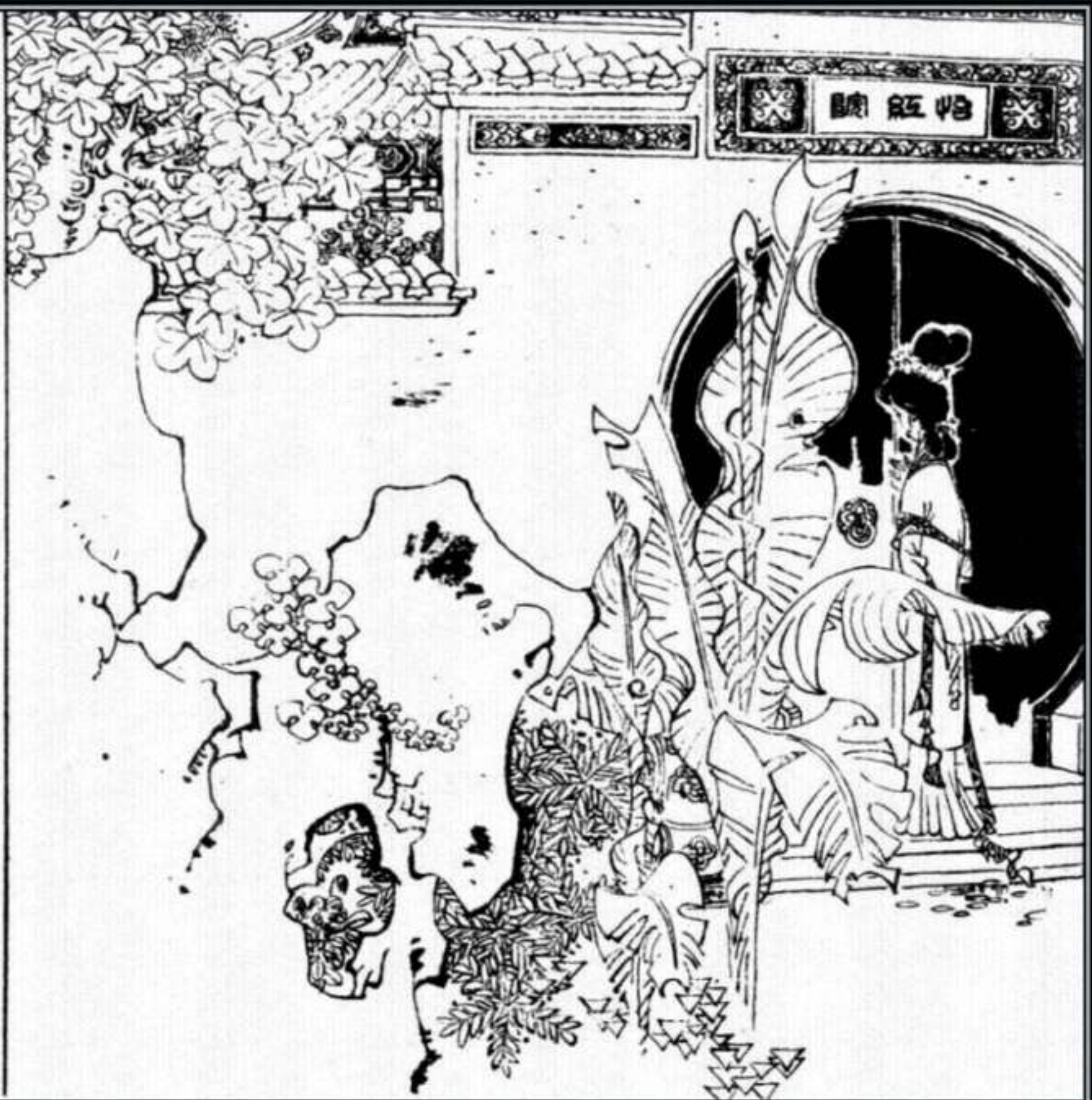




宝玉走后，黛玉也替他忧虑。晚饭后，听说宝玉回来了，便往怡红院，想去问问宝玉，舅舅叫他什么事。刚走几步，见宝钗也往怡红院去了，便在后面慢慢走。

走到沁芳桥，黛玉见水里浮着各色水禽，
一个个文彩闪烁，煞是好看，不觉倚在桥栏
杆上看起来。





等走到怡红院，门已关了，黛玉只好叩门。叩了半天，只听见里面回话：『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黛玉还当丫环们彼此闹着玩，没听出自己声音，便高声说：『是我，还不开门么？』

偏偏里面的晴雯正在生气。宝钗来时，她已偷偷抱怨，现听有人叩门，又没听出黛玉的声音，便提高嗓门说：『凭你是谁，二爷吩咐，一概不许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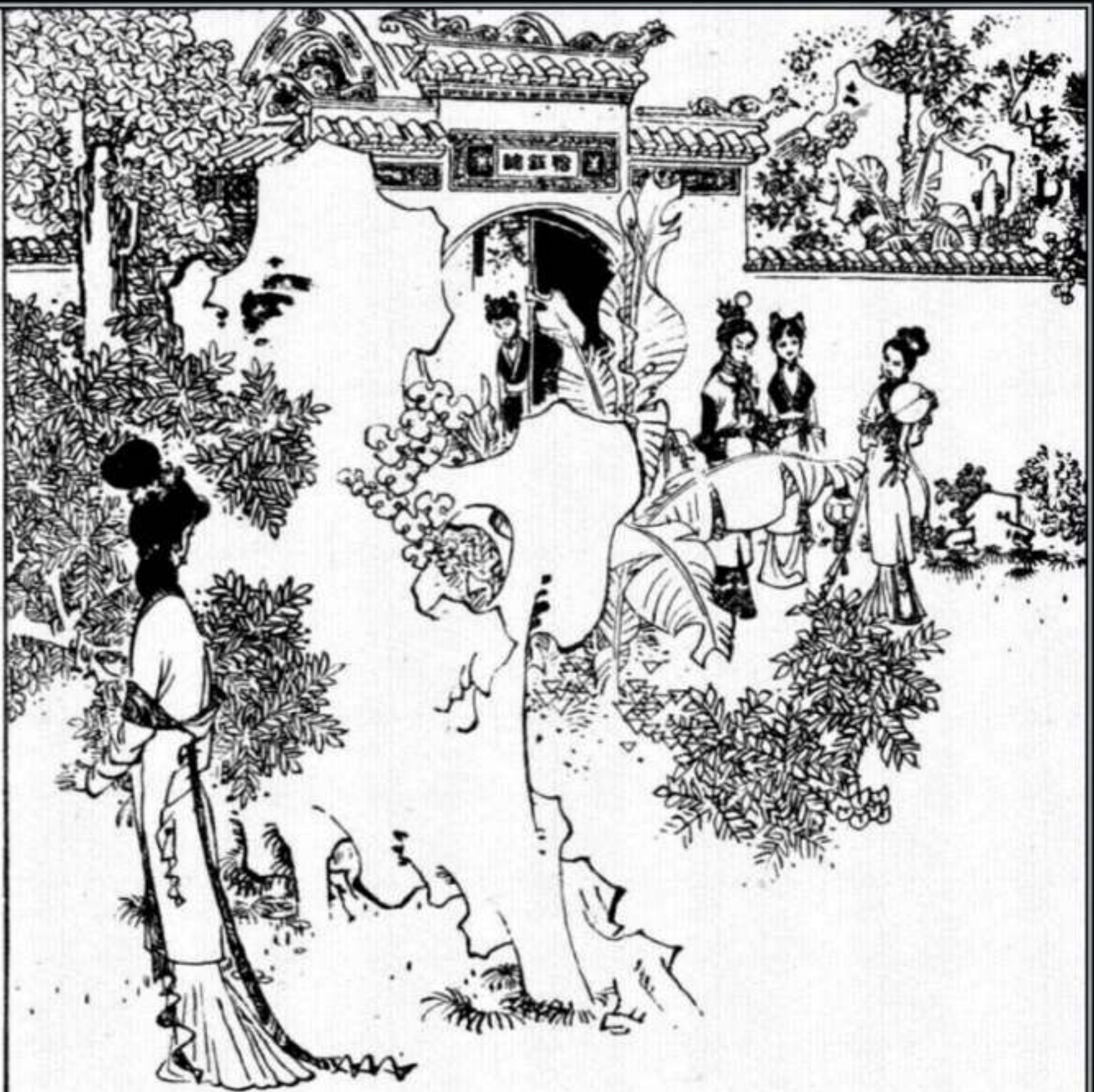




黛玉不觉气昏了。待要高声质问，又怕逗出气来，讨个没趣。一时真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正没主意，里面传出宝玉和宝钗的笑声，黛玉听了，心里越发动了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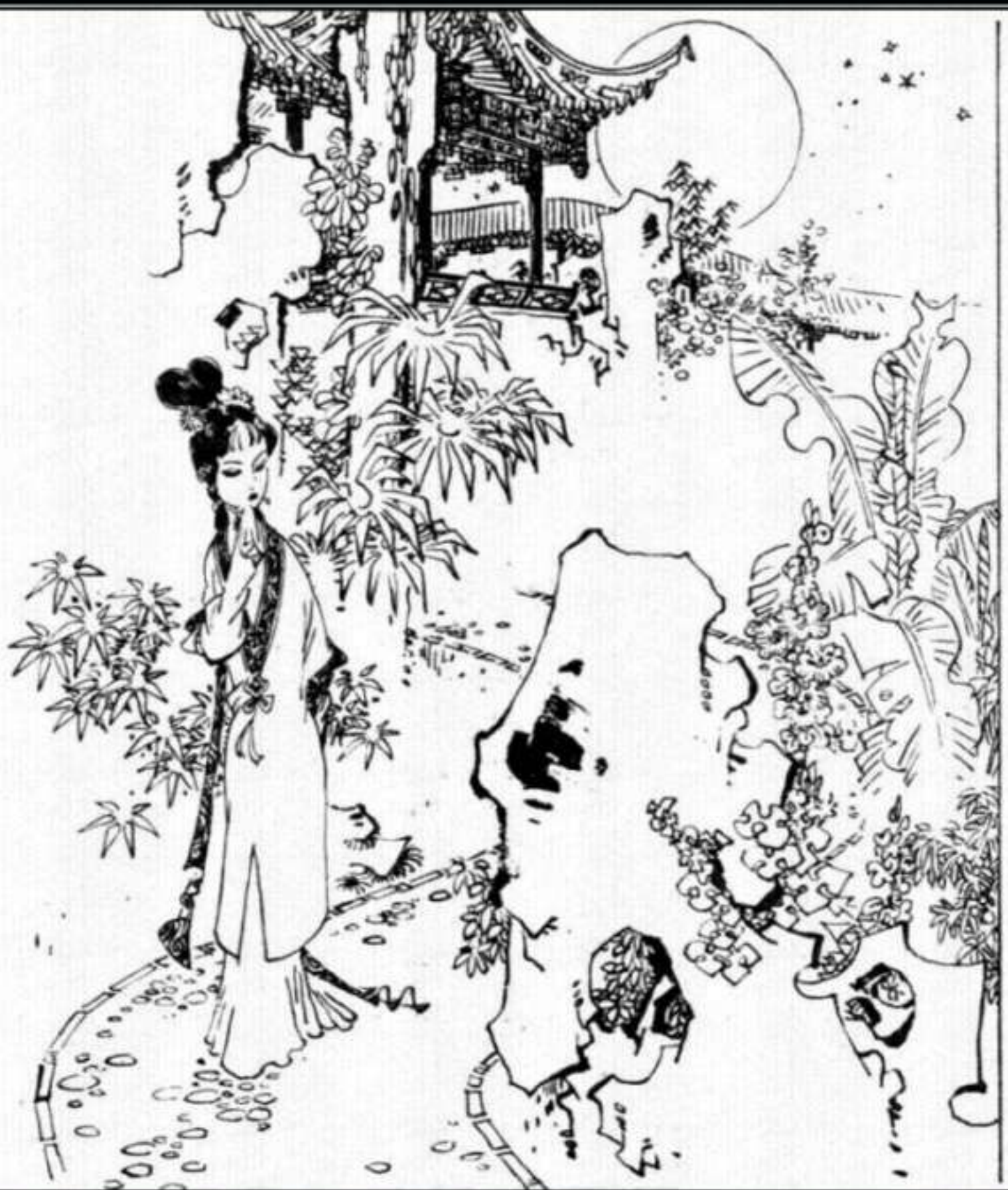
黛玉忽然想起早上的事来：『必是宝玉恼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曾告你去了！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天不见面了？』越想越伤心，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下呜咽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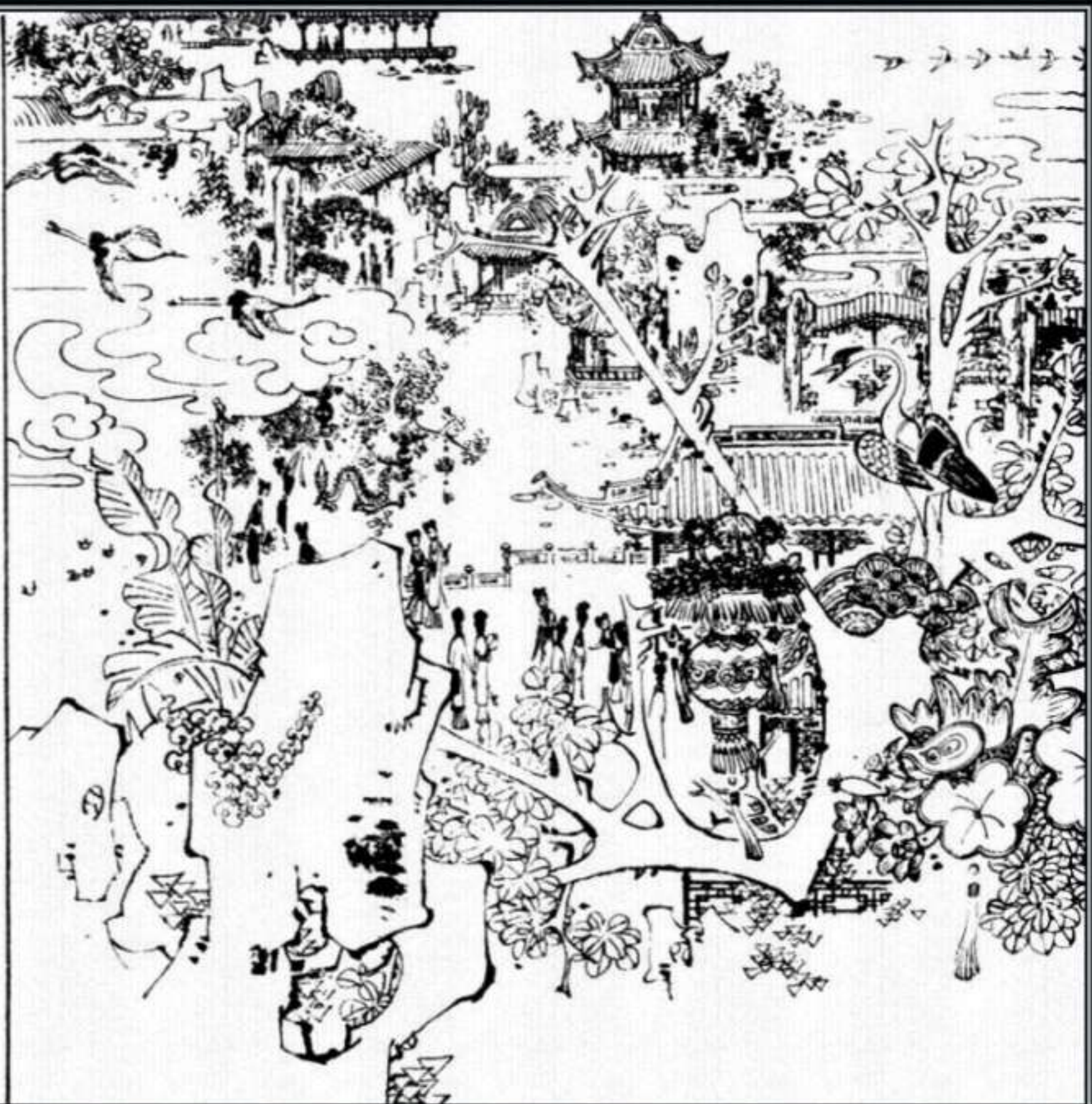




忽然『吱娄娄』一声，院门开了。黛玉料想是宝玉送宝钗出来，待要上前责问宝玉，又恐当着众人面问羞了他，便闪过一边，让宝钗去了。

等宝玉进去关了门，黛玉还望着院门洒了几点泪，直到自觉无趣，才慢慢地回潇湘馆来。





次日，乃是芒种。按闺中风俗，这一日要在树枝上扎上轿马，系上彩旗，表示替众花神饯行。因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一大早，大观园里热闹非凡，众姐妹都在园里玩耍。

宝钗不见黛玉，便往潇湘馆来叫她，没走几步，见宝玉走在前面，因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便不去惊动他。





快到潇湘馆时，宝钗见宝玉进去了，心想：『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况且黛玉素多猜忌，此刻自己再去，恐黛玉嫌疑，不如不去为好。』想着，便抽身回来。

那边宝玉进了潇湘馆，迎面与黛玉相碰，
宝玉忙问：『妹妹，你昨儿告了我没有？叫我
悬了一夜心。』黛玉睬也不睬，
径直朝园里走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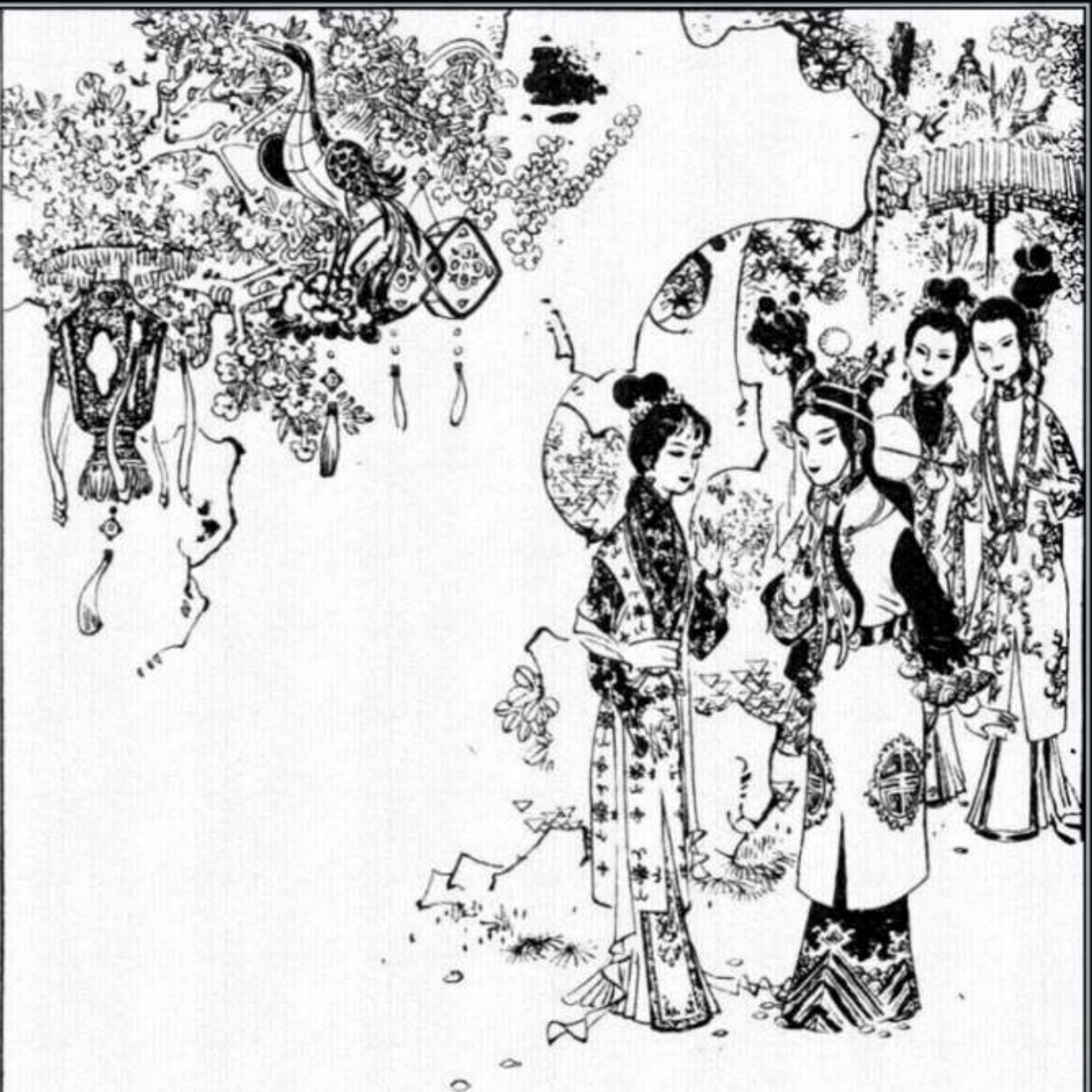




宝玉还只当为昨儿晌午的事，打躬作揖的陪礼。黛玉正眼也不看他。宝玉心中纳闷，只好跟在她后面慢慢地走。

黛玉走了一段，見寶釵、探春在看鶴舞，便也走過去。探春招呼寶玉道：『寶哥哥，我整整三天沒看見你了。你來，我有話問你。』





探春领宝玉到一边，关心地问道：『昨儿我恍惚听见老爷叫你，有什么事吗？』宝玉说：『那是薛大哥叫我，别人传错了。』

兩人又說了一會話。寶釵向他們說道：『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撂下別人，且說體己去。我們听都不好听。』探春、寶玉方笑着走了過來。





宝玉不见了黛玉，便知是她故意躲开。心想：索性等她气消了，再去找她罢。低头看，满地的花瓣，不由叹道：『这是她心里生了气，也不收拾这花儿了，等我送了去，明儿再问她。』

宝钗约他们往后头去，宝玉道：『我就来。』等她二人去远，宝玉将落花兜了，过树穿花，直奔那日和黛玉葬桃花的去处。





还未转过山坡，只听见花冢那边有呜咽之声。宝玉还只当那个丫头受了委屈，跑到这里来哭。再听竟是黛玉的声音，不由呆住了。

在花冢边哭的果然是黛玉。她因昨晚晴雯不开门，错疑在宝玉身上，借饞花之机感花伤己。她边掩埋残花落瓣，边低吟诗句。





她吟道：『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
谁怜？……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
处；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黛玉抽泣了一会，又继续念，当念到『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身后传来悲声，不觉想道：人人都笑我痴，难道还有个痴的不成？





黛玉回头一看竟是宝玉，便啐道：『我打量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说到『短命』二字，便掩住口，长叹一声，抽身便走。

宝玉想着黛玉刚才的诗句，犹自悲痛：黛玉如此容貌，将来也无可寻觅，就是宝钗、香菱、袭人，乃至自己也有这一日，岂不令人伤心？再看到黛玉还是躲开他，自觉无味，起身抖土下山。





宝玉顺着原路往回走，见黛玉在前面，便连忙赶上去，说道：『你且站着。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今以后，撩开手。』黛玉听他这么说，便站住脚，道：『请说。』

黛玉笑道：『說兩句話，你听不听呢？』
黛玉掉头就走。 宝玉叹道：『既有今日，何必
当初？』





黛玉由不得站住，问道：『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宝玉道：『当初姑娘来了，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说着，不觉哭起来。

黛玉听到这里，心里灰了大半，也不由滴下泪来。宝玉又道：『就是我不好，妹妹也该开导我。谁知你总是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就是死了，也是个「屈死鬼」啊！』





黛玉问道：『为什么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宝玉问黛玉几时去的？又赌咒发誓，说昨晚就是宝钗去过，再无别人。又说等他回去查明是谁，非教训教训她们不可。

黛玉道：『是该教训。今天得罪我事小，明儿「宝姑娘」来，「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可大了。』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





转眼又近端阳。这日，贾母因贵妃打发夏太监送来赐给各人的节礼，并一百廿两银子作打醮（一种祷神的祭礼）之用，便找了凤姐，嘱咐她去筹备打醮事宜；又叫丫环鸳鸯按照礼品单发放礼品。

宝玉得了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当他知道只有他与宝钗得的一样时，奇怪地问袭人：『别是传错了吧？林姑娘的不和我一样，倒是宝姊姊和我一样？』





袭人道：『都是一分一分的写着签子，怎么会错了呢？』宝玉便叫袭人把他所得的东西送给黛玉看，爱什么留下什么。

过了一会，紫鹃来了，说：『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二爷留着吧。』宝玉便命人收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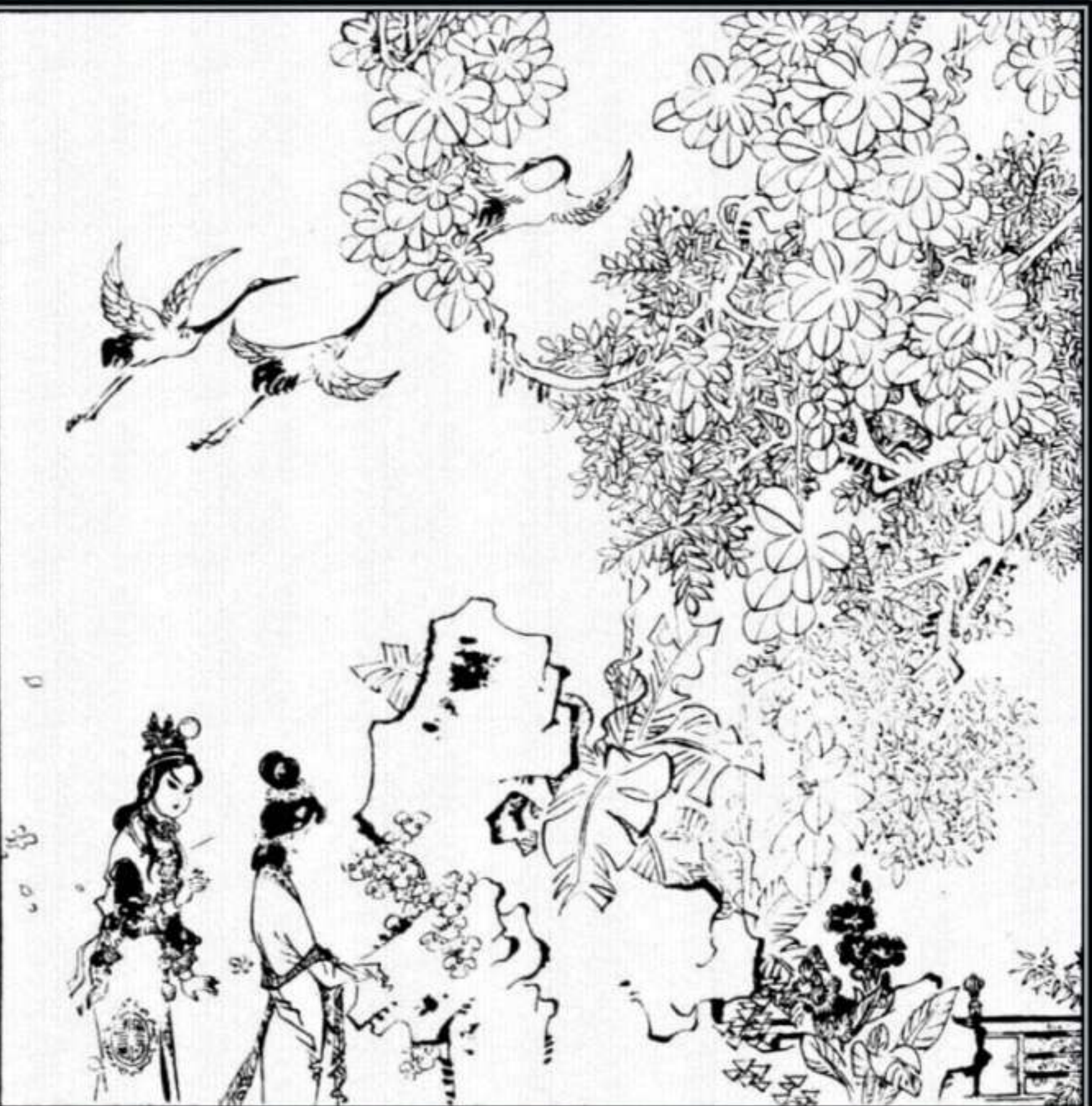




宝玉往贾母处请安。在路上碰见黛玉。宝玉笑道：『我的东西叫你拣，你为什么什么不拣？』黛玉冷笑一声，说：『我没那福气，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哪「玉」的，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人儿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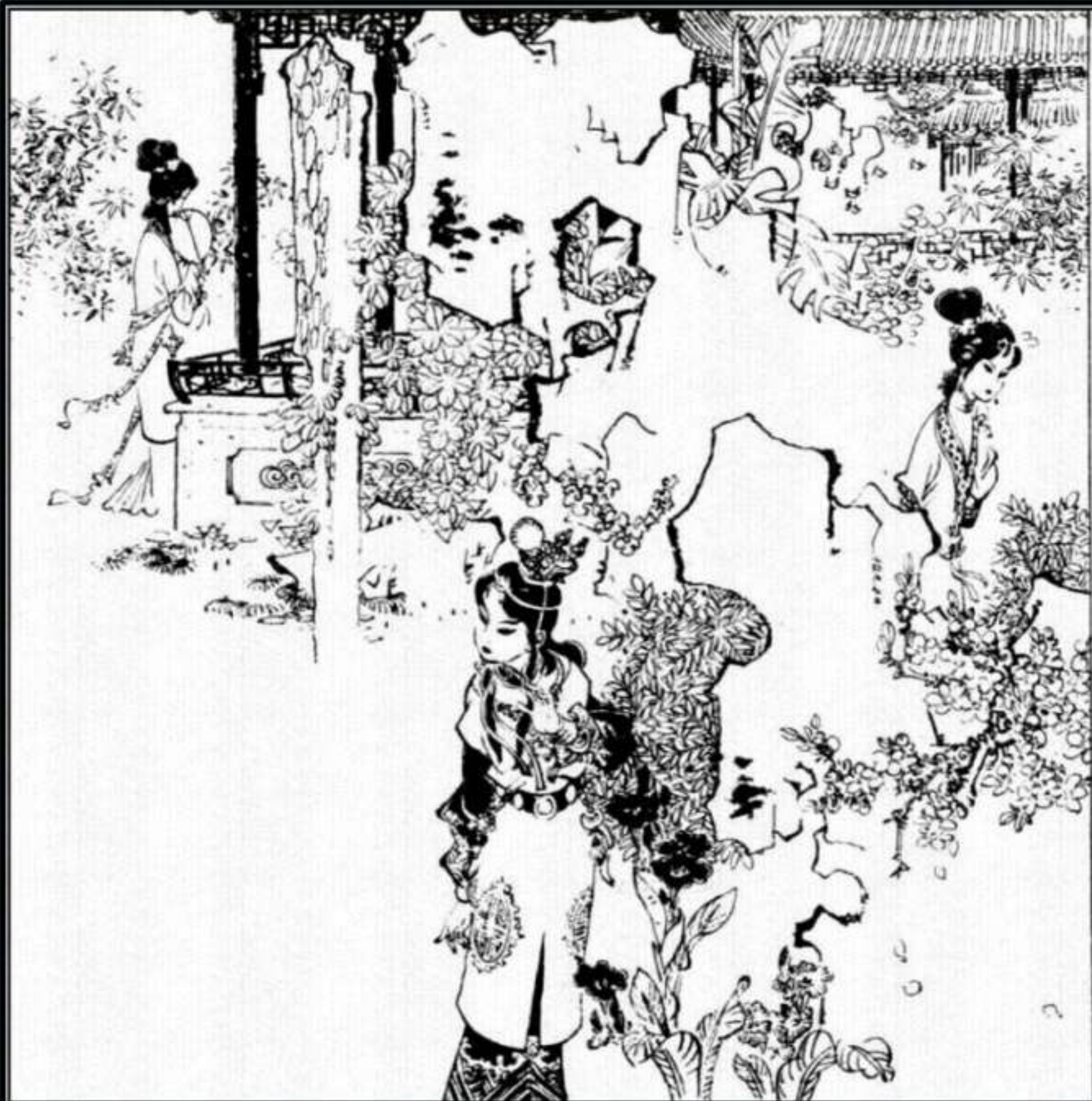
宝玉听了，急忙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黛玉知他动了疑，忙笑道：『好没意思。谁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起什么誓呢？』





宝玉道：『我心里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第四个就是妹妹了。有第五个人，我起个誓。』黛玉道：『你不用起誓，我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正说着，忽见宝钗从那边走来，两人连忙走开。宝钗只装作没看见，低头向贾母房中走去。





宝钗到了贾母屋里，正值凤姐在回贾母，从初一到初三在清虚观打三天平安醮。贾母兴致很高，叫宝钗、宝玉、黛玉都去看戏，又打发人告诉王夫人，要她带探春、迎春姐妹去。

这话一传开，别人还可，单那些从不出门槛儿的丫环们，谁不要去！巴巴的盼到初一这天，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热闹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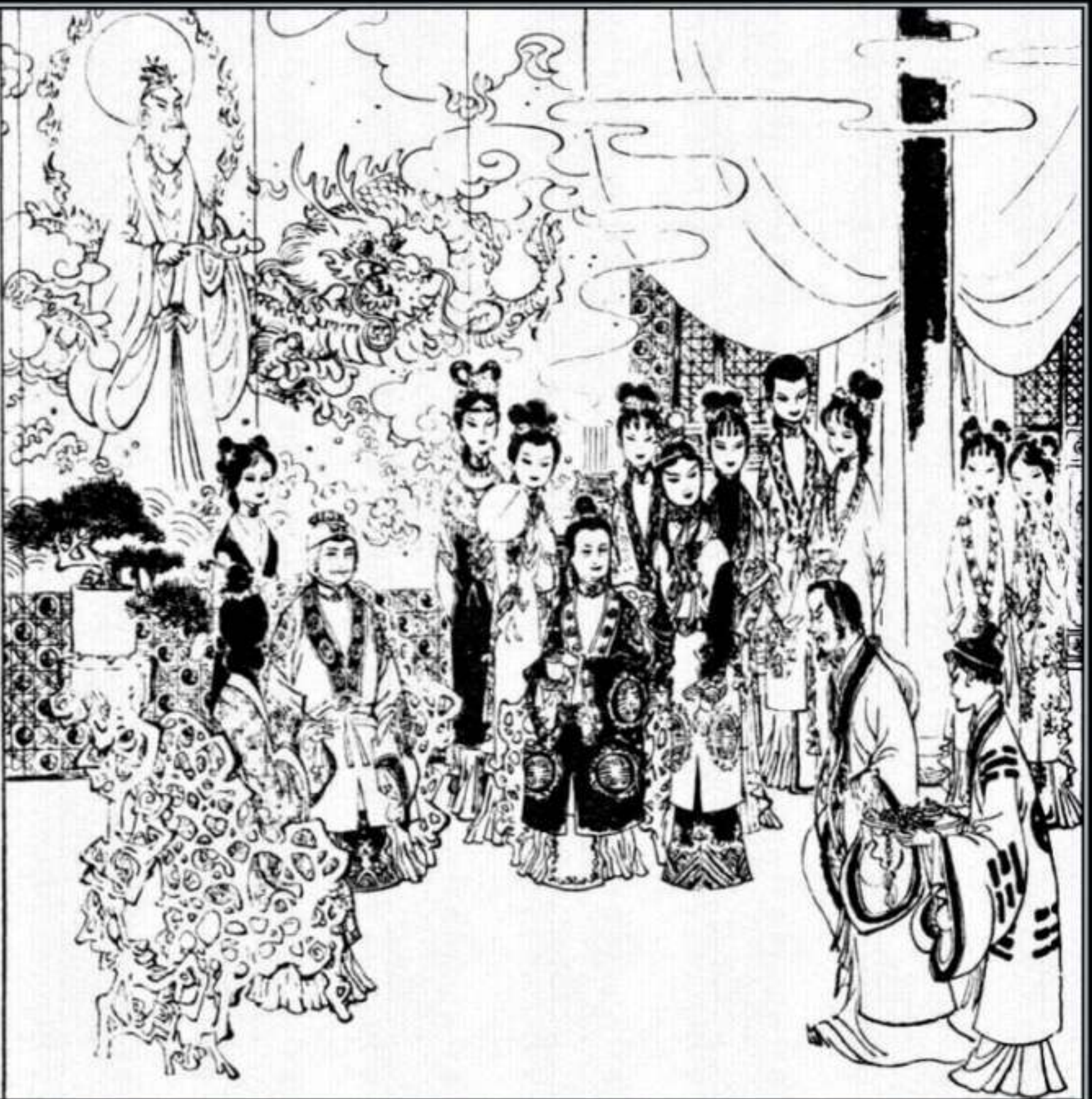




那街上的人见是贾府去烧香，都站在两边观看。只见浩浩荡荡，一片锦绣香烟，遮天压地而来。

不多时，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只听钟鸣鼓响，早有张道士执香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





贾母带了众人一层一层的瞻拜观玩。一时归坐献茶，张道士又拿一个托盘盛了几件器具作为敬贺之礼。

贾母见盘子里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伸手拿起来，笑问：『好象谁家孩子也带这个的？』宝玉摇摇头。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





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都记得。』黛玉冷笑道：『她在别的上头的心有限，唯有在带的什么东西上，她才是留心呢！』宝钗听说，回头装没听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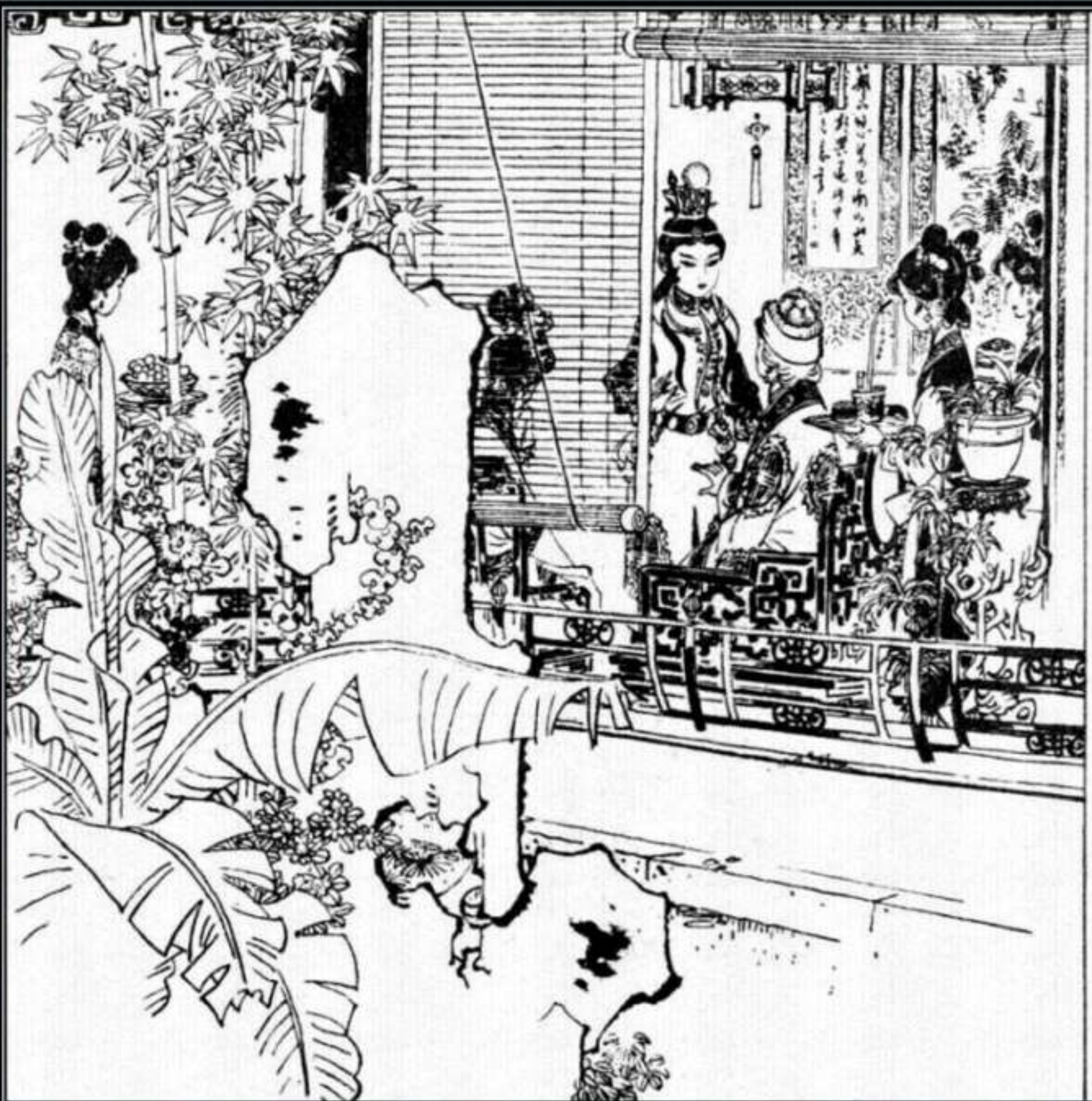
那张道士见了宝玉，又笑向贾母道：『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位小姐，今年十五岁了，长的好模样，论根基家当倒也配得上。我想着哥儿也该提亲了。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





贾母笑道：『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儿配得上，性格儿好些，就是那家子穷，也不过是帮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张道士点头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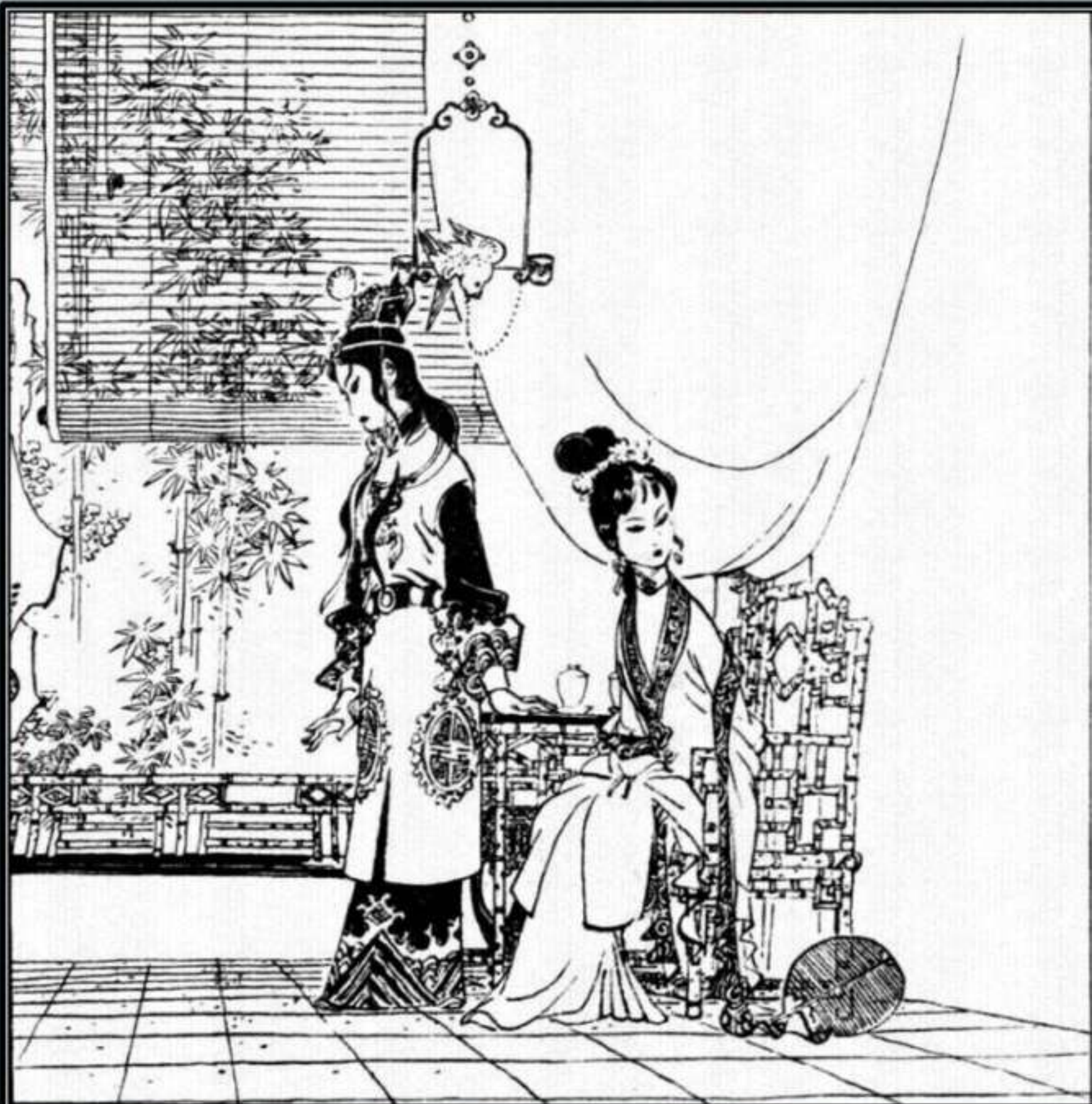
谁知宝玉听了，心中一日不自在。回来后便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再也不见张道士了。』贾母虽不知原委，但见黛玉身体也不好，天又太热，便决定明儿不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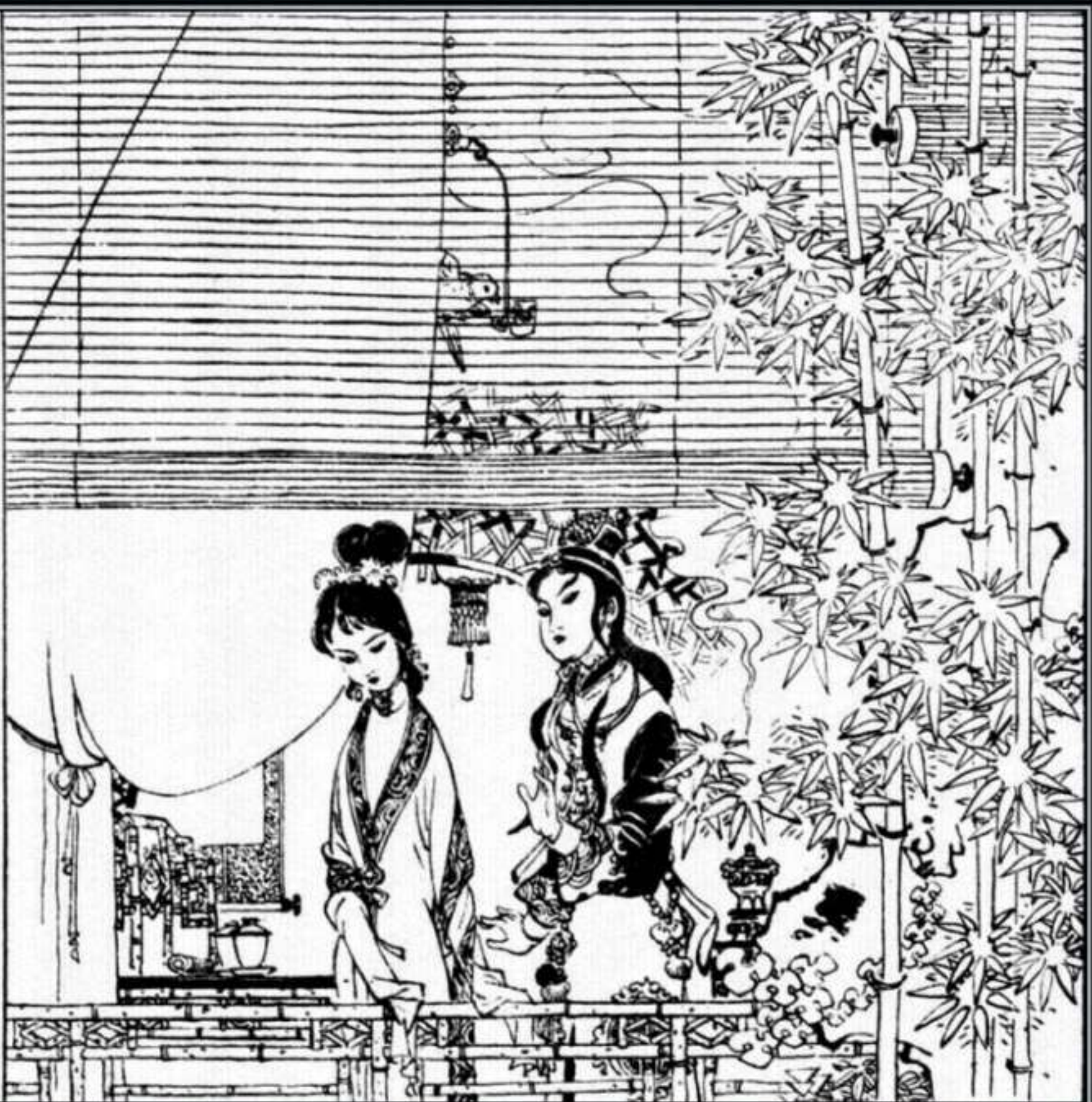


第二天，众人都去清虚观看戏，独贾母带着宝玉、黛玉未去。宝玉因见黛玉病了，放心不下，时时来问病情。黛玉笑道：『你只听戏去吧，在家里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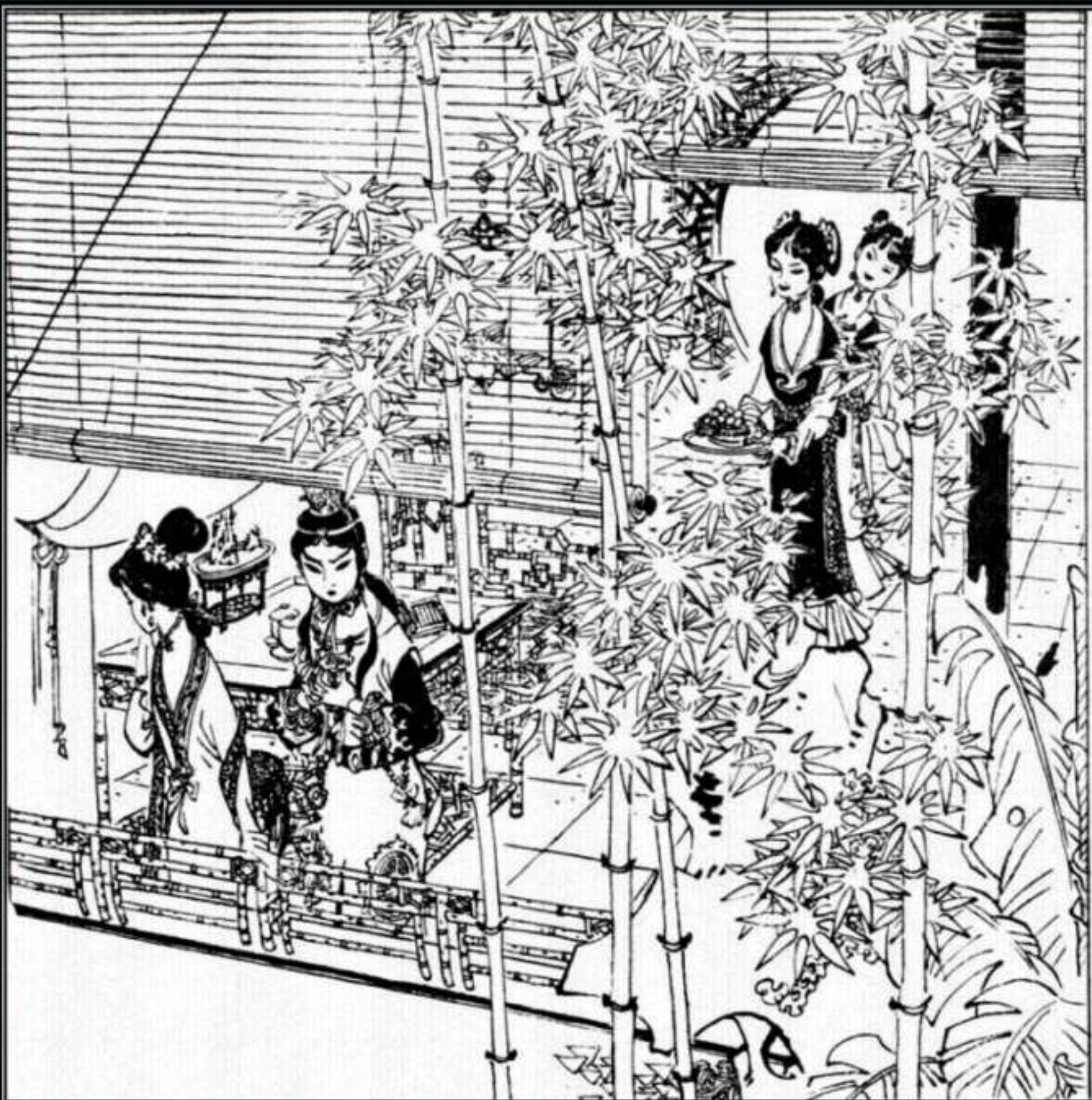
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之事，心中不受用，今听黛玉如此说，只道是奚落他。由不得沉下脸来，说道：『我白认得你了！』黛玉冷笑道：『你白认得我了么？我哪里能够象人家有什么配的上你的呢！』



黛玉听了，便走近来，直对着黛玉的脸问：『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黛玉一时不解，宝玉又道：『前儿还为此起了誓呢！我就「天诛地灭」，你又有什么益处呢？』



黛玉方想起前日宝玉起的誓来，又急又愧，竟哭了起来，说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我知道张道士说亲，你怕拦了你的好姻缘，我心里生气，拿我来煞性子。』





那宝玉听见『好姻缘』三个字，心里越发
生气，心想：别人不知道我，难道你也不知
道我？便赌气摘下那玉，狠命摔去，骂道：
『什么「金玉良缘」！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

偏偏那玉很堅固，寶玉見摔不破，便又找東西來砸。『黛玉哭了：『何苦來，你砸它，不如來砸我。』紫鵲、雪雁忙上來奪，一面命小丫頭去叫襲人。





袭人跑来，见宝玉的脸都气得变了色，便劝道：『你合林姑娘拌嘴，不犯着砸玉，要是把玉砸坏了，叫林姑娘怎么过的去呢？』这话正说到黛玉的心坎上，『哇』的一声，把刚才服的药都吐了出来。

紫鵲也勸道：『姑娘也该保重，才吃了药，好些儿，这会子又吐出来了，倘或犯了病，宝二爷心里怎么过的去呢。』这句话也说到宝玉心坎上，又见黛玉哭的这般情形，不由后悔的流下泪来。





还是袭人勉强笑向宝玉说：『你不看别的，你看看这玉上林姑娘给你穿的穗子，也不该和她拌嘴呀！』不想黛玉听了，顾不上病，一把把那穗子抢过来，顺手抓起一把剪子就绞。

等袭人来抢，穗子已绞成几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效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袭人连连自责，怪自己多嘴。宝玉道：『随便她绞，横竖我不带它，也没什么。』





里面只顾闹，外面的老婆子们吓坏了，早有人去报告贾母和王夫人。等贾母和王夫人赶来，急得袭人、紫鹃互相抱怨，各自还当是对方去惊动老太太和太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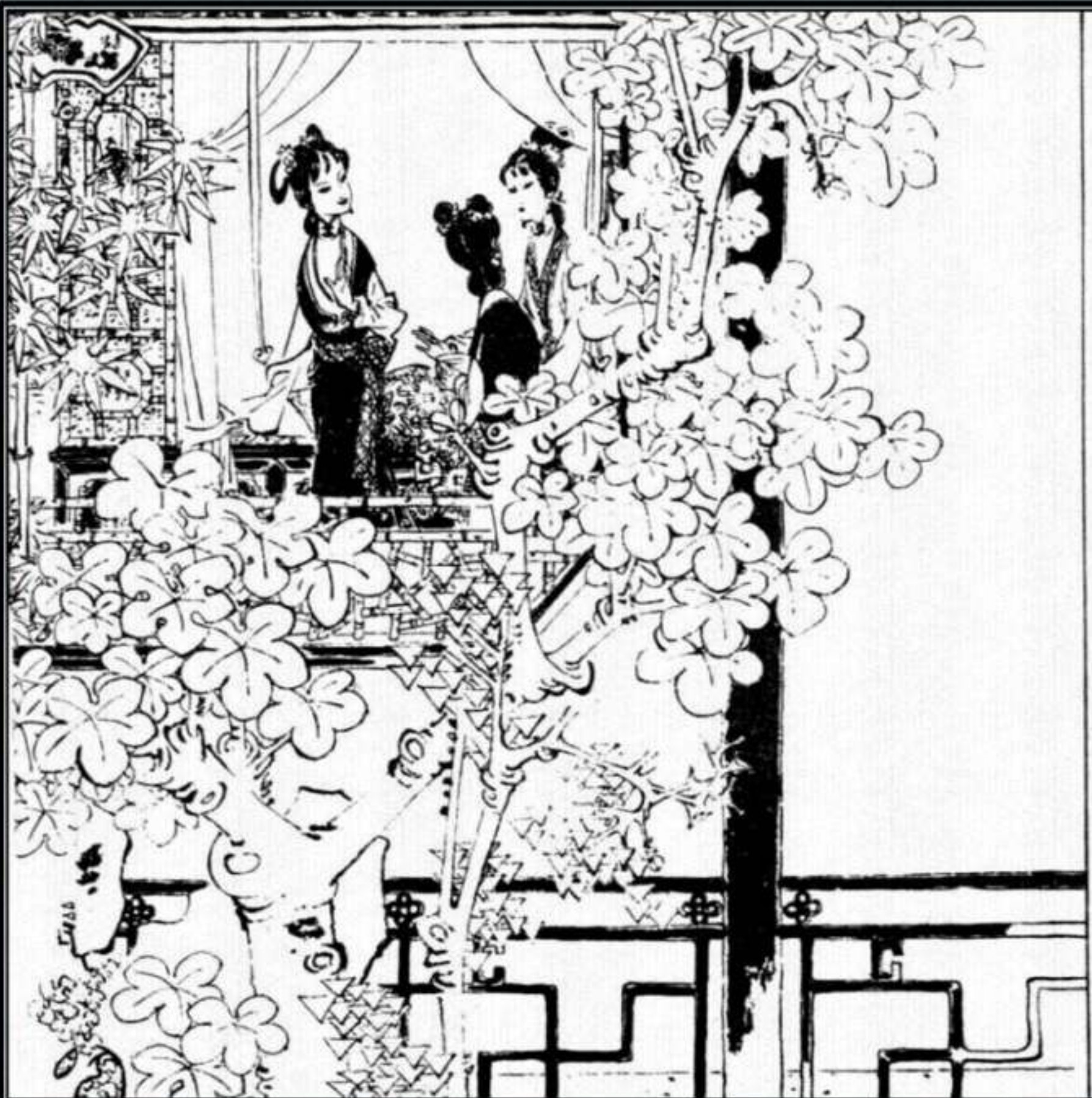
贾母和王夫人见宝玉无言，黛玉无话，便将这祸移到袭人、紫鹃身上，将二人连骂带说，教训了一顿。最后，还是贾母将宝玉带出去，一场风波方才平伏。





事后，袭人劝宝玉道：『往日小厮们和他们姐妹拌嘴，你总骂小厮不能体贴女孩儿的心，怎么轮到你也这么着了？依我看，你还是去向林姑娘陪个不是。』宝玉早已悔了，一听这话，便向潇湘馆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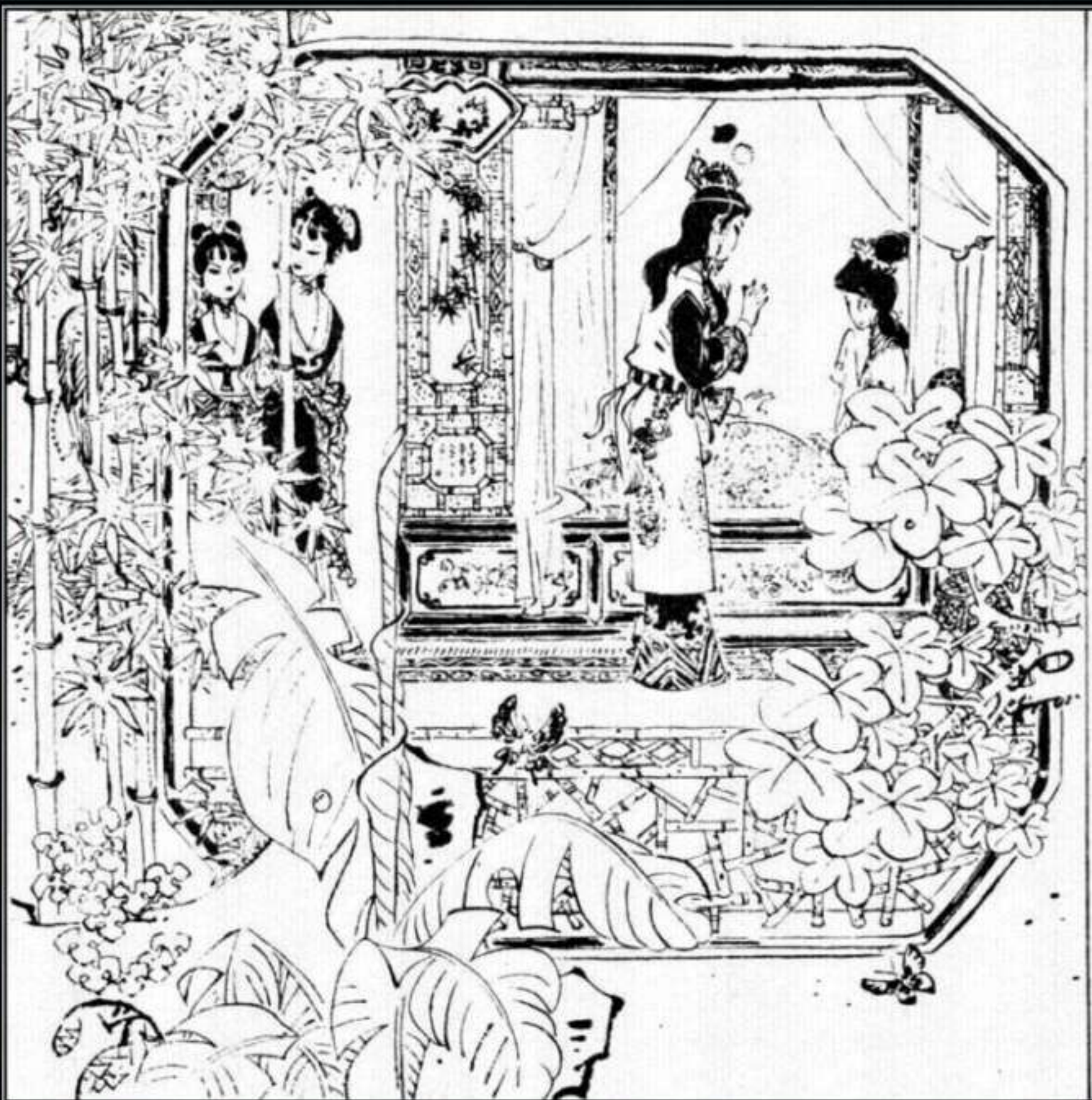
紫鵲也看出黛玉已有悔意，正在劝她，忽听有人敲门，听出是宝玉的声音，便要去开门，黛玉不许她去。紫鵲道：『姑娘又不是了，这么毒日头下，晒坏了，如何使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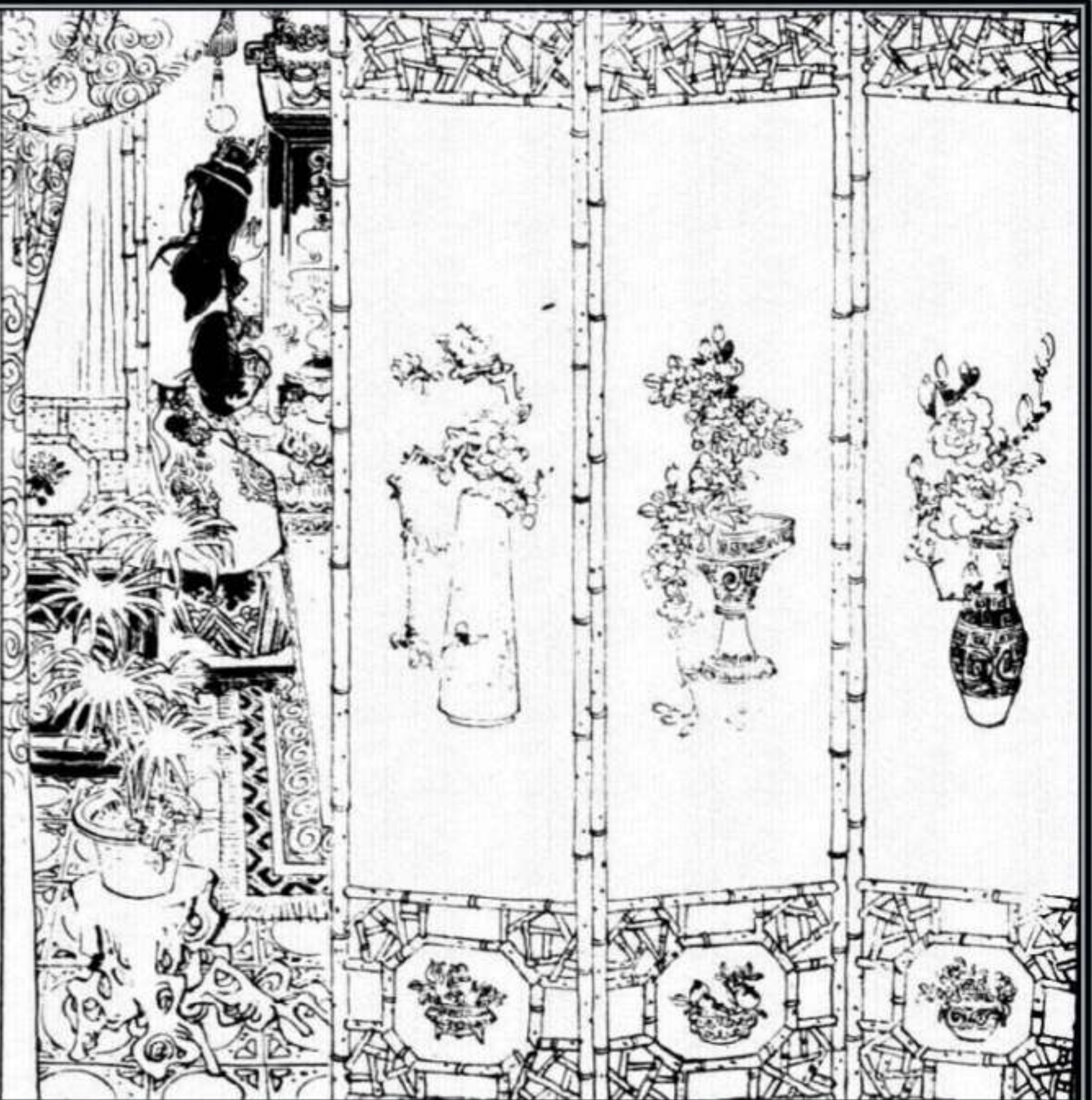




门一开，果然是宝玉。紫鹃笑说：『我只当宝二爷再不上我们的门了。』宝玉边走边说：『好好的，为什么不来？我就是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

宝玉问起黛玉的病。紫鹃道：『病好了，只是心里气还不大好。』宝玉笑道：『我知道了，有什么气呢。』说话间，已走到黛玉的床前，见她又在哭，便问：『妹妹可大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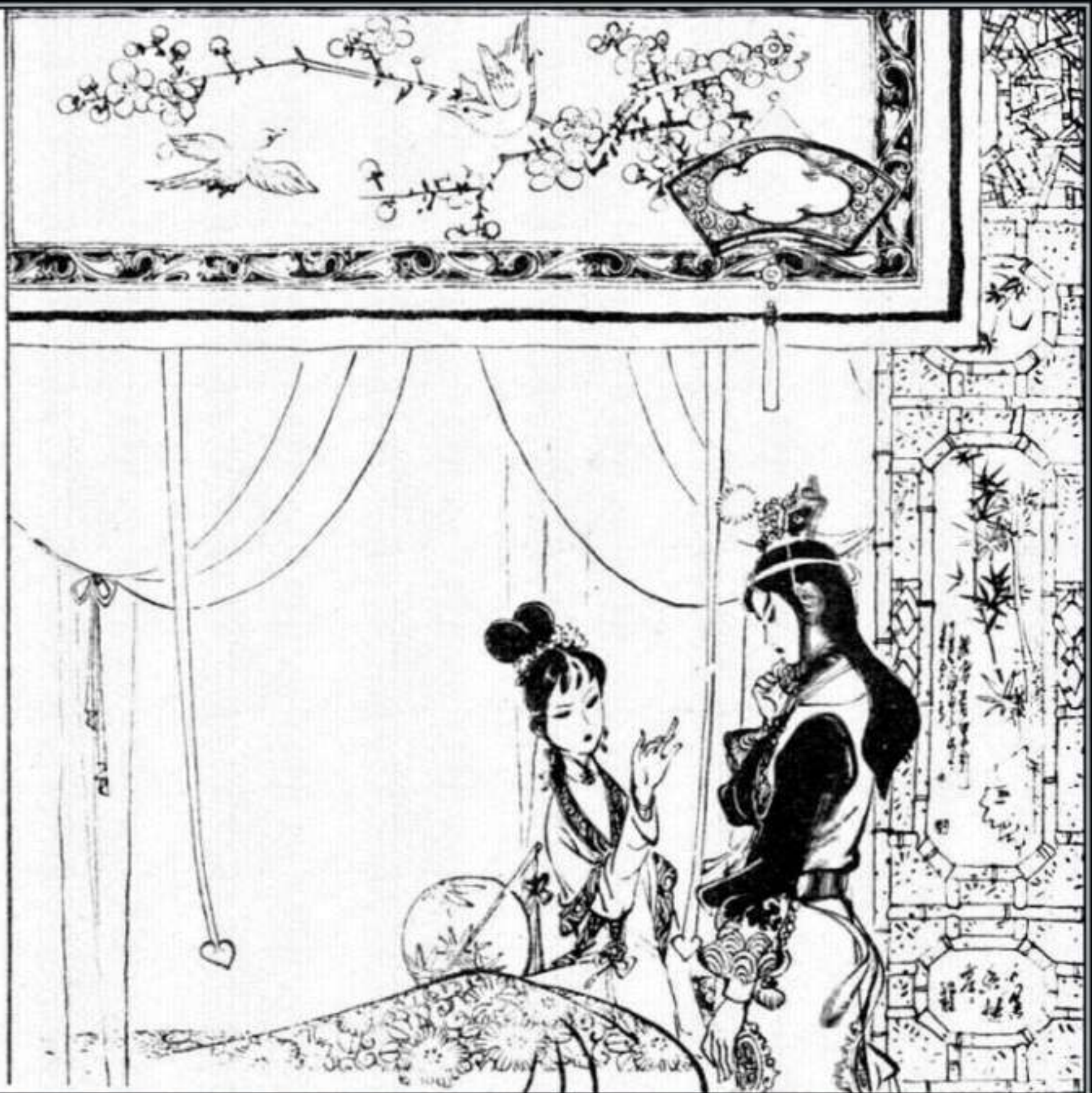




宝玉见黛玉哭而不答，便在床沿上坐下，
说：『我知道你不恼我，我要是不来，别人看
见倒象咱们拌嘴似的；等别人来劝，岂不倒
觉咱们生分了！』说罢，又把『好妹妹』叫了几
十声。

黛玉心里原不再理宝玉的，听了他这番话，不由又哭道：『你也不用来哄我，从今以后，你就权当我死了。』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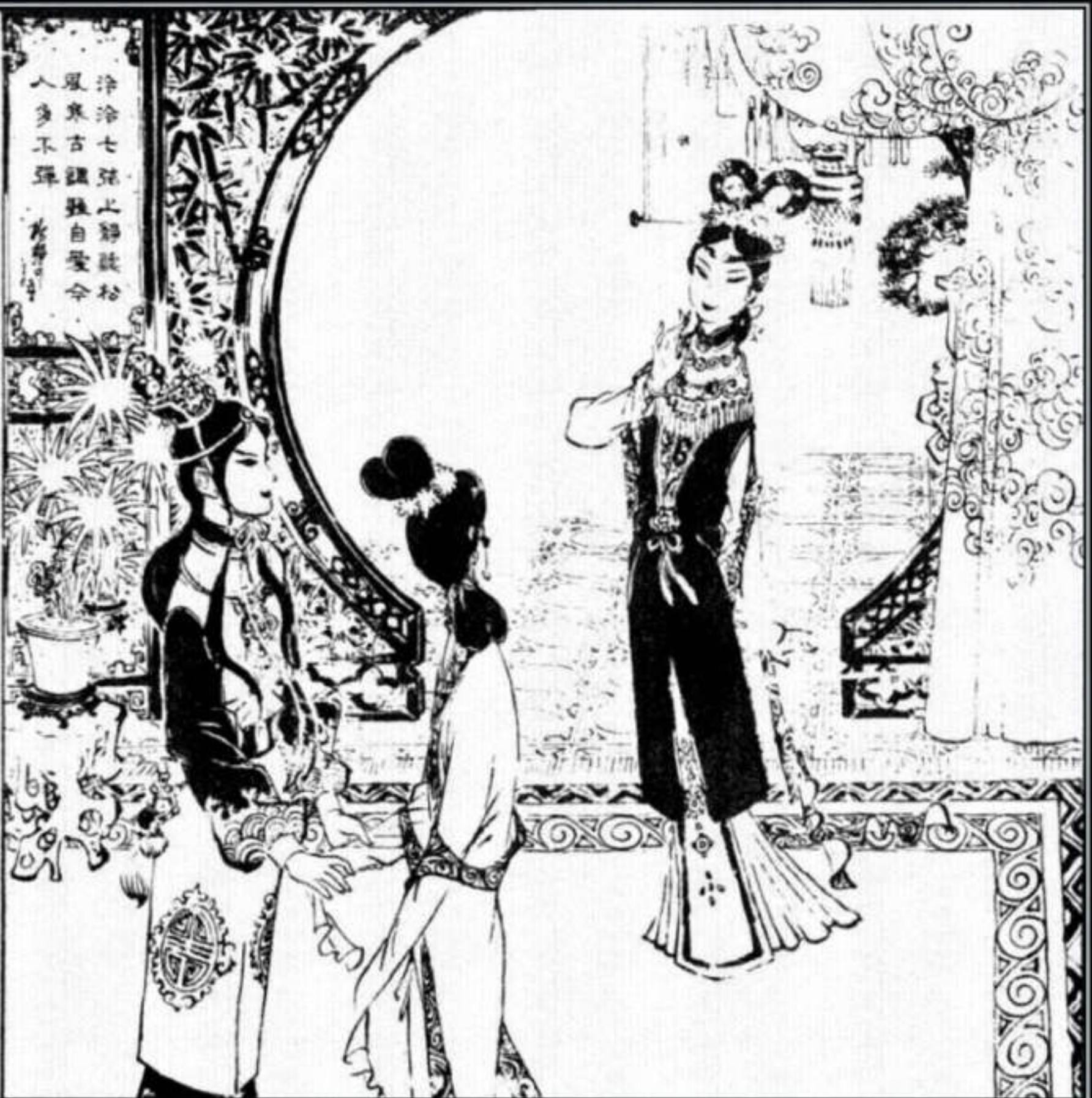




黛玉沉下脸来，说：『又胡说些什么，你倒有几个亲姐妹，要是她们都死了，你有个身子做和尚？』宝玉自知话说错了，低着头，不作声。黛玉气得用指头在他额头上戳了一下，又流下泪来。

宝玉急得用衣衫去拭泪。黛玉一眼看见，便将枕上搭的一方绢帕拿来，摔给宝玉。宝玉趁势拉了黛玉的手说：『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哭。走吧，我和你到老太太那里去。』





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和你拉拉扯扯的。

一天大似一天，连这个理也不知道。……』一
 语未了，只听嚷道：『好了！』两人都吓了一跳，
 跳，回头一看，原来是凤姐。

凤姐儿拍手笑道：『老太太一定要我来，我说不用来，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懒。我来了，可不应了我的话了。』说着，拉了黛玉去见贾母。



冷吟七律上野歌和
風來古韻自愛今
人多不識

翠點煙雲護雨，笙簫



到了贾母跟前，凤姐说：『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要我去，赶我到那里，他俩在一块对赔不是哩！』说得满屋子的人都笑起来，连贾母也掌不住笑了。



定价：0.32 元